

舊唐書

後晉 劉昫等撰

舊唐書

第一三冊
卷一五四至卷一六九(傳)

中華書局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

孔巢父

從子戡戮戢

許孟容

呂元膺

劉栖楚

張宿

熊望 柏耆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戶參軍，以巢父贈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

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廣德中，李季卿爲江淮宣撫使，薦巢父，授左衛兵曹參軍。大曆初，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爲賓幕，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節度留後孟皞表巢父試祕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尋拜汾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副元帥，以巢父爲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

尋屬涇師之難，從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欣悚喜抃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略，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爲一好賊耳。」悅曰：「爲賊既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焉。悅背叛日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於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

興元元年，李懷光擁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死於帳下，恐禍及。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嗟曰：「太尉盡無官矣！」方宣詔，讜諫，懷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並遇害。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仍詔收河中，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子正員官。從子戡、戣、戢。

戡，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尙忠義。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寢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爲不

可，從史怒。戡歲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初，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理，便行降黜。及戡詔下，給事中呂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戡不調而卒，贈駕部員外郎。

戡字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爲從事。羣卒，命戡權掌留務，監軍使以氣凌之，戡無所屈降。入爲侍御史，累轉尙書郎。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六年十月，內官劉希光受將軍孫璿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敗，賜希光死。時吐突承璀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光事出爲淮南監軍。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希光無事，久委心腹，不宜遽棄。戡爲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進疏於光順門，戡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爲陝州司倉。倖臣聞之側目，人爲危之。

戡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俄兼太子侍讀，遷吏部侍郎，轉左丞。九年，信州刺史李位爲州將章岳讒譖於本使監軍高重謙，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鞠於禁中。戡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効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戡與三司訊鞠得其狀。

位好黃老道，時修齋籙，與山人王恭合鍊藥物，別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戮論諫，罪在不測，人士稱之。愈爲中官所惡，尋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爲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戮嘗論此事，度徵疏進之，卽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

戮剛正清儉，在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絕其取索。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爲奴婢，戮不受託。至郡，禁絕賣女口。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戮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時桂管經略使楊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至嶺表累歲用兵。唯戮以清儉爲理，不務邀功，交、廣大理。穆宗卽位（三），召爲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戮在南海時家人受賂，上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轉尙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尙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長慶四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三。

子遵孺、溫裕，皆登進士第。大中已後，迭居顯職。溫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遵孺子緯，自有傳。

戢字方舉，戢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與一子正員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長兄戢未仕，固乞迴授。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祕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時昭義節度判官徐玟，以狡慝助成從史之惡。從史既得罪，孟元陽爲昭義節度，復欲用玟爲賓佐，戢遂牒澤潞收玟以俟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玟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初涇師之亂，朱泚署彭偃爲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爲鄜坊從事，或薦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戢謂京兆尹 裴武曰：「朱泚爲僞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鳥竄獸伏，乃違道以干譽，子盍效季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卽日逐充符。

遷京兆尹，出爲汝州刺史、大理卿。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戢爲嶺南，兄弟皆居節鎮，朝野榮之。入爲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亢旱，深軫聖情。戢自禱雨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悅，詔兼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卒，贈工部尙書。

子溫業，登進士第。大中後，歷位通顯。溫業子晦。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也。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贈禮部尙書。孟容

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趙贊爲荆襄等道黜陟使，表爲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爲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遣將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爲陳逆順禍福之計，納卽日發使追兵，因請修好。遂表孟容爲濠州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爲禮部員外郎。

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十七年夏，好畤縣風雹傷麥，上命品官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已下。敕出，孟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弘宥，已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一人，再令驗察，覆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宜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日，伏請詔敕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陳。此敕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雖不許，公議是之。十八年，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總爲衢州刺史。時總爲肅剝下進奉以希恩，遽授大郡，物議喧然。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今詔敕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敕命。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錄，陛下須要酬勞，卽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總之功能，衢州浙

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兇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此詔，密使人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今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論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對於延英，諭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未嘗有可否，及聞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聽納，嘉孟容之當官。

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

臣伏聞陛下數月已來，齋居損膳，爲兆庶心疲，又敕有司，走於羣望，牲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醪有闕，祈祝非誠，爲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強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卽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際，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爲福，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列，三日內聞奏。

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下詔之日，所在卽時施行。臣愚以爲如此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

事雖不行，物議嘉之。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讒謗流貶者，動十數年不量移，故因旱歉，孟容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罕有遷移者。

孟容以諷諭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尙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爲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禮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

會十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助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是時盜賊竊發，人情甚惑，獨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尙爲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寧謂國

無人乎？然轉禍爲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丞爲相，令主兵柄，太索賊黨，窮其姦源。」後數日，度果爲相，而下詔行誅。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風彩。由太常卿爲尙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諸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

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其折衷禮法考詳訓典甚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轂，樂善拔士，士多歸之。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霽，殿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參軍，以元膺贈祕書監。元膺質度瓌偉，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鐔聞其名，辟爲長春宮判官。屬蒲賊侵軼，鐔失所，元膺遂潛跡不務進取。

貞元初，論惟明節制渭北，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栖曜代領其鎮。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職，咨以軍政。累轉殿中侍御史，徵入眞拜本官，轉侍御史。丁繼母憂，服闋，除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

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舉其職。及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爲帥總兵，恐不爲諸將所伏。」指諭明切，憲宗納之，爲改使號，然猶專戎柄，無功而還。出爲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垪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

尋拜御史中丞，未幾，除鄂岳觀察使，入爲尙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爲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檢卽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爲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代權德輿爲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舊例，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元膺受任不賜，朝論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儀制，以沮威

望，諫官論列，援華、汝、壽三州例。上曰：「此數處，並宜不賜。」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

十年七月，鄆州李師道留邸伏甲謀亂。初，師道於東都置邸院，兵謀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邸院，將焚宮室，而肆殺掠。已烹牛饗衆，明日將出。會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追兵伊闕，圍之半日，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乃圍結，以其孥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墅，奪牛馬，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誠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賣鹿於市，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折其脛，鎚之不得折。圓淨罵曰：「脚猶不解折，乃稱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爲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淨。以師道錢千萬僞理佛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元膺以聞，送之上都，賞告變人楊進、李再興錦綵三百匹、宅一區，授之郎將。元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宮城，從之。盜發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門，指

使部分，氣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

數年，改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讓，改太子賓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

元膺學識深遠，處事得體，正色立朝，有台輔之望。初遊京師時，故相齊映謂人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之類乎！」其業官行己，始終無缺云。

劉栖楚，出於寒微。爲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後有薦於李逢吉，自鄧掾擢爲拾遺。性果敢，逢吉以爲鷹犬之用，欲中傷裴度及殺李紳。

敬宗卽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卽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臥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卽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

休叩頭，候詔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搥頭見血，上爲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卽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爲之動容。

無何，遷起居郎，至諫議。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者。後恃權寵，常以詞氣凌宰相韋處厚，遂出爲桂州觀察使。逾年，卒於任，時大和元年九月。

張宿者，布衣諸生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軍使張茂宗薦達，出入邸第。及上在東宮，宿時入謁，辨譎敢言。洎監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遺。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徵入，歷贊善大夫、左補闕、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惡之，數於上前言其狡譎，不可保信，乃用爲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奏曰：「諫議職重，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爲之。宿細人，不足以汙賢者位。陛下必須用宿，請先去臣卽可。」上不悅。又逢吉與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討伐，乃出逢吉爲劍南東川節度。乃用宿權知諫議大夫，俄而內使宣授。

初，宰相崔羣、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起於卒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

由。或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或山林卓異，出於羣萃。以此選求，是愜公議。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升，卽時議未允。宿本非文辭入用，望實稍輕。驟加不次之榮，翻恐以身爲累。臣等所以累有論諫，依資且與郎中，事冀適中，非於此人情有厚薄，請授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羣等乃請權知，尋又宣授。宿怨執政擯己，頗加讒毀。依附皇甫鎛等，傷害清正之士，陰事中要，以圖進取。

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於是正人相賀。詔贈祕書監。

熊望者，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儉險。有口辯，往往得遊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挾時政。既由此而得進士第，務進不已。而京兆尹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爲伺密機，陰佐計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爲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採卑官才堪任學士者爲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

文宗卽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姦黨，既逐栖楚，又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緣薄伎，偷冀褻幸。營居

中之密職，擾惑朝經；鼓逼下之囂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羣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潭州司戶。」

柏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略，學縱橫家流。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元和十五年，王承元歸國（六），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耆往諭旨。耆至，令承元集三軍，宣導上旨，衆心乃安。轉兵部郎中。

大和初，遷諫議大夫。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宿師於野連年，同捷窮蹙求降。耆既宣諭訖（七），與節度使李祐謀，耆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滄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又奏耆於同捷處取婢九人，再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顏匡政，不避死亡之誅。議者以爲徇名，臣惡其許也。如許京兆之効軍吏，呂尚書之封詔書，詞義可觀，聳動人聽，以爲沽激，傷善何多！而栖楚、張宿之徒，鷹犬下材，爲人鳴吠，誠可醜也。柏耆恃縱橫之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巢父使不辱命，志在致君，遭罹喪亂，竟陷虎吻。而戮、戢諸子，世載忠貞，大中之後，鬱爲昌族，爲善之利，豈虛言哉！

贊曰：君子重義，小人殉利。巢殞著誅，其道卽異。許、呂封駁，照耀黃扉。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校勘記

〔一〕普王爲荆襄副元帥 「副元帥」，本書卷一五〇舒王傳作「元帥」，新書卷七德宗紀、卷八二舒王傳作「都元帥」。

〔三〕穆宗 各本原作「敬宗」，按本卷下文云：「長慶中，或告戮在南海時家人受賂」，當爲穆宗時事，今據新書卷一六三孔巢父傳改。

〔三〕大理卿 合鈔卷二〇五孔巢父傳「大」上有「遷」字。

〔四〕曰 各本原作「日」，據新書卷一六二許孟容傳改。

〔五〕圍之半日 「日」字各本原作「月」，據本書卷一二四李正己傳、冊府卷六九五改。

〔六〕元和十五年王承元歸國 各本原作「元和十年王承宗歸國」，據本書卷一四二王武俊傳、冊府卷六五六、通鑑卷二四一改。下同。

〔七〕耆旣宣諭訖 本句上無所承，顯有脫文。新書卷一七五柏耆傳此上有「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等字。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

穆寧

子贊質員賞

崔邠

弟鄴郾

竇羣

兄常牟

弟庠羣

李遜

弟建

薛戎

弟放

穆寧，懷州河內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縣丞、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鹽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僞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祿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遣真卿曰：「夫子爲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

因往平原謂眞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眞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眞卿迫蹙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眞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眞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

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爲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寶應初，轉侍御史，爲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爲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詔以寧爲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絕。與寧夾淮爲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別駕薛彥偉坐事忤旨，寧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

大曆四年，起授監察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間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祕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校見戶，誣以逋亡多，坐貶泉州司戶。寧子贊，守闕三年告冤，詔遣御史

按覆，而人戶增倍，詔書召寧除右諭德。寧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爲不附己，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強之，復一朝請。上居奉天，寧詣行在，拜祕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祕書監致仕。

寧好學，善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直道而已。慎無爲諂，吾之志也。」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四子：贊、質、員、賞。

贊字相明，釋褐爲濟源主簿。時父寧爲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兆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分司東都。

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鞠其事。御史中丞盧紹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昭善，參、昭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

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搥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參敗，徵拜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爲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屬吏有贓犯，贊鞠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狀聞。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別駕。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卽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尙書。

贊與弟質、員，賞以家人材爲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尙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答責如僮僕，贊最孝謹。

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叛，用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閣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爲將帥者。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悅，尋改質爲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未幾卒。

員工文辭，尙節義，杜亞爲東都留守，辟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

爲醍醐，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崔邠字處仁，清河武城人。祖結，父倕，官卑。邠少舉進士，又登賢良方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常疏論裴延齡，爲時所知。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書舍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爲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賜以金紫。

邠溫裕沉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裴垪將引爲相，病難於承答，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頗以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逢者回騎避之，衢路以爲榮。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弟鄴、郾、鄆等六人。子瓘、璜，瓘子彥融，皆登進士第，歷位臺閣。

鄴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大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鄴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郾、鄆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冠族聞望，爲時名德。鄴大和九年冬，爲左金吾大將軍，無病暴亡。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君

子乃知鄴之亡，崔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瑄。

鄺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爲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資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以爲事高簡拘靜默耳。居內憂，釋服爲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敍之美，爲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鄭餘慶爲禮儀詳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鄺爲詳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卽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鄺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嘉之，改遊稍簡。長慶中，轉給事中。

昭愍卽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鄺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慚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卽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旣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鄺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

其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爲輔相名卿者十數人。出爲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吏俸

以益之，歲八十萬，鄺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安黃等州觀察使。又五年，移浙西道都團練觀察使，所至用寬政安疲人^{〔三〕}。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常貰一死罪。江湖之間，荊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期月而盡獲羣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諡曰德。

鄺與兄邠、弟鄺等皆有令譽。而鄺疏財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瑤、瓌、瑾、珮、瑒。

瑤大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侍郎，出爲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於位。瓌、珮、瑒官至郎署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爲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

鄺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大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士。八年，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眞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撫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錄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別？」帝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鄺對曰：「資敘相當，問其爲治之術，

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

尋拜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爲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鄆弟兄素善。鄆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卒。

竇羣字丹列，扶風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馬。父叔向，以工詩稱，代宗朝，官至左拾遺。羣兄常、牟，弟鞏，皆登進士第，唯羣獨爲處士，隱居毗陵，以節操聞。及母卒，嚙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終喪。後學春秋於啖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入爲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謝日，因對復薦羣。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祕書監張薦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卽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爲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爲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爲侍御史。

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羣，羣不附之。其黨議欲貶羣官，韋執誼止之。羣嘗

謁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進，羣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羣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路旁有公者乎？」叔文雖異其言，竟不用之。

憲宗卽位，轉膳部員外、兼侍御史知雜，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素聞其名，既謁見，羣危言激切，頔甚悅，奏留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召入爲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舉羣代己爲中丞。羣奏刑部郎中呂溫、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羊、呂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羣等怒怨吉甫。

三年八月，吉甫罷相，出鎮淮南，羣等欲因失恩傾之。吉甫嘗召術士陳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羣令吏捕登考劾，僞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面訊之，立辯其僞。憲宗怒，將誅羣等，吉甫救之，出爲湖南觀察使。數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徵督谿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辰、錦生蠻乘險作亂，羣討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

九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羣性狠戾，頗復恩讎，臨事不顧生死。是時徵入，云欲大用，人皆懼駭，聞其卒方安。二子：謙餘、審餘。

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苟進，以講學著書爲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爲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郎，爲節度參謀。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爲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出爲朗州刺史，歷固陵、潯陽、臨川三郡守。入爲國子祭酒，求致仕。寶曆元年卒，時年七十。子弘餘，會昌中爲黃州刺史。

牟字貽周，貞元二年登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緋，再爲留守判官。入爲都官郎中，出爲澤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長慶二年卒，時年七十四。子周餘，大中年祕書監。

牟弟庠，字胄卿，釋褐國子主簿。吏部侍郎韓臯出鎮武昌，辟爲推官。臯移鎮浙西，奏庠爲節度副使、殿中侍御史，遷澤州刺史。又爲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東都留守判官，歷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繇，載。

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袁滋鎮滑州，辟爲從事。滋改荊、襄二鎮，皆從之掌管記之任。平盧薛平又辟爲副使。入朝，拜侍御史，歷司勳員外、刑部郎中。元稹觀察浙東，奏爲副使、檢校祕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金紫。稹移鎮武昌，鞏又從之。鞏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牟詩俱爲時所賞重。性溫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

等目爲「囁嚅翁」。終于鄂渚，時年六十。子六人，景餘、師裕最知名。

李遜字友道，後魏申公發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曾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別駕。世寓於荊州之石首。

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事於湖南，主其留務，頗有聲績，累拜池、濠二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將楊騰，削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謀殺騰。騰覺之，走揚州，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爲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觀察使旨限外徵役，皆不從。入拜虞部郎中。

元和初，出爲衢州刺史。以政績殊尤，遷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都團練觀察使。先是，貞元初，皇甫政鎮浙東。嘗福建兵亂，逐觀察使吳詵，政以所鎮實壓閩境，請權益兵三千，俟賊平而罷。賊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舊。遜視事數日，舉奏停之。遜爲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爲己任，故所至稱理。

九年，入爲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羣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覲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

之，乃許不擇時奏對。俄遷戶部侍郎。

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襄陽前領八郡，唐、鄧、隋在焉。是時方討吳元濟，朝議以唐、蔡鄰接，遂以鄧隸唐州，三郡別爲節制，命高霞寓領之，專俟攻討。遜以五州賦餉之。

時遜代嚴綬鎮襄陽，綬以八州兵討賊在唐州。旣而綬以無功罷兵柄，命高霞寓代綬將兵於唐州，其襄陽軍隸于霞寓。軍士家口在襄州者，遜厚撫之，士卒多捨霞寓亡歸。旣而霞寓爲賊所敗，乃移過于遜，言供饋不時。霞寓本出禁軍，內官皆佐之。旣貶官，中人皆言遜撓霞寓軍，所以致敗。上令中使至襄州聽察曲直，奏言遜不直，乃左授太子賓客分司，又降爲恩王傅。

十三年，李師道効順，命遜爲左散騎常侍，馳赴東平諭之。師道得詔意動，卽請効順，旋爲其下所惑而止。遜還，未幾，除京兆尹，改國子祭酒。十四年，拜許州刺史，充忠武節度、陳許、潁、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新罹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示賞罰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

長慶元年，幽、鎮繼亂，遜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于行營。遜奉詔，卽日發兵，故先諸軍而至，由是進位檢校吏部尚書。尋改鳳翔節度使，行至京師，以疾陳乞，改刑

部尙書。長慶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廢朝一日，贈右僕射。

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爲營丐，成其志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諡曰恭肅。造早卒。

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耕致養，嗜學力文。舉進士，選授祕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用爲右拾遺、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坐事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高郢爲御史大夫，奏爲殿中侍御史，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與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爲澧州刺史。徵拜太常少卿，尋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選士不精，坐罰俸料。明年，除禮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洽，改爲刑部。

建名位雖顯，以廉儉自處，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長慶二年二月卒，贈工部尙書。三子：訥、恪、朴。訥最知名，官至華州刺史、檢校尙書右僕射。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餘四十，不易

其操。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爲從事，使者三返方應。故相齊映代衡，又留署職，府罷歸山。福建觀察使柳冕表爲從事，累月，轉殿中侍御史。

會泉州闕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是時，姚南仲節制鄭滑，從事馬總以其道直爲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別駕。冕附會權勢，欲構成總罪，使戎按問曲成之。戎以總無辜，不從。冕意，別白其狀。戎還自泉州，冕盛氣據衙而見賓客。戎遂歷東廂從容而入。冕度勢未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構其罪以狀聞，置戎于佛寺，環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誘令成總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動搖。杜佑鎮淮南，知戎之冤，乃上其表，發書諭冕，戎難方解，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

後閻濟美爲福建觀察使，備聞其事，奏充副使。又隨濟美移鎮浙東，改侍御史，入拜刑部員外郎。出爲河南令，累改衢、湖、常三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所莅皆以政績聞。居數歲，以疾辭官。長慶元年十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戎檢身處約，不務虛名。俸入之餘，散於宗族。身歿之後，人無譏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

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於是非不甚繫意。累佐藩府，莅事幹敏，官至試大理評事，擢拜右拾遺，轉補闕，歷水部、兵部二員外，遷兵部郎中。

遇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聽政間，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爲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獲侍冕旒，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以金紫之服，轉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雖任非峻切，而恩顧轉隆。轉刑部侍郎，職如故。

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的，固不可爲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執要，眞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父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轉兵部侍郎、禮部尙書，判院事。

放閨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貧每不給贍，常苦俸薄。放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偶以節制無闕，乃授以廉問。及鎮江西，惟用清潔爲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寶曆元年，卒於江西觀察使，廢朝一日。

史臣曰：穆祕監之剛正不奪，如寒松倚巖，千丈勁節。而寶容州之敢決，如鷺鳥逐雀，英氣動人，巖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矯激過當，君子不爲。如塤如簾，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諸子有焉。建、遜之貞方，戎、放之道義，元和已來，稱爲令族，宜哉！

贊曰：穆之贊、質、寶之常，羣迹參時傑，氣爽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濟濟。薛氏三門，難兄難弟。

校勘記

〔二〕高鉞 本書卷一六八高鉞傳、新書卷一六三崔郾傳作「高鉞」。

〔三〕所至用寬政 「所」字各本原無，據冊府卷六八〇補。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一百六

于頔

韓弘

子公武

弘弟充

李質附

王智興

子晏平

晏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蔭補千牛，調授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爲判官。又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遷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入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旨，時論以爲有出疆專對之能。

歷長安縣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復之，歲獲杭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州境陸地褊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槨，頔葬朽骨凡十餘所。改蘇州刺史，濬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雖爲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

及後頤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罰，其惴恐重足一跡。據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貞元十四年，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頤率兵赴唐州，收吳房、朗山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儼然專有漢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因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府比鄆、魏。時德宗方姑息方鎮，聞頤事狀，亦無可奈何，但允順而已。頤奏請無不從，於是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爲務。鄧州刺史元洪，頤誣以賊罪奏聞，朝旨不得已爲流端州，命中使監焉。至隋州棗陽縣，頤命部將領士卒數百人劫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歸京師，德宗怒，笞之數十。頤又表洪其責太重，復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諭，遂除洪吉州長史，然後洪獲赴謫所。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及敕下，頤怒已解，復奏請爲判官，德宗皆從之。正倫卒，未殯，頤以兵圍其宅，令孽男逼娶其嫡女。頤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燕國公。俄而不奉詔旨，擅總兵據南陽，朝廷幾爲之旰食。

及憲宗卽位，威肅四方，頤稍戒懼。以第四子季友求尙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屢諷其父歸朝，入覲，冊拜司空、平章事。

元和中，內官梁守謙掌樞密，頗招權利。有梁正言者，勇於射利，自言與守謙宗盟情厚，頤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頤財賄，言賂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効，敏責其貨於正言，乃誘正言之僮，支解棄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其事，即日捕頤孔目官沈璧、家僮十餘人於內侍獄鞫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爲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頤率其男贊善大夫正、駙馬都尉季友，素服單騎，將赴闕下，待罪於建福門。門司不納，退於街南，負牆而立，遣人進表。閤門使以無引不受，日沒方歸。明日，復待罪於建福門，宰相喻令還第，貶爲恩王傅。敏長流雷州，錮身發遣。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其家循省。左贊善大夫正、祕書丞方並停見任。孔目官沈璧決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與劉幹同手殺人，宜付京兆府決殺。敏行至商山賜死，梁正言、僧鑒虛並付京兆府決殺。

頤，其年十月，改授太子賓客^(三)。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頤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頤表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筆改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卒，贈太保，諡曰「厲」。其子季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賜諡曰「思」。右丞張正甫封敕請還本諡。右補闕高鉞上疏論之曰^(三)：

夫諡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知懼。雖竊位於當

時，死加惡諡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爲此也。垂範如此而不能救，況又隳其典法乎？

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請。李愬勳臣節將，陛下寵其勳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頡頏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擅留逐臣，微遮天使。當先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諡之「繆厲」，以沮兇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如此，則是于頡生爲奸臣，死獲美諡，竊恐天下有識之士，謂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常諡爲厲。使朝典無虧，國章不濫。

太常博士王彥威又疏曰：

古之聖王立諡法者，所以彰善惡、垂勸誡。使一字之褒，賞踰紱冕；一言之貶，辱過朝市。此有國之典禮，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頡頏擁節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興全師，僭爲正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臣故定諡爲厲。今陛下不忍，改賜爲「思」，誠出聖慈，實害聖政。

伏以陛下自臨宸扆，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

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大啓微倖。且如頤之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懲，臣恐今後不逞之徒如頤者衆矣，死援頤例，陛下何以處之？是恩曲於前，而弊生於後。若以李吉甫有賜諡之例，則甫之爲相也，有犯上殺人之罪乎？以頤況之，恐非倫類。如以頤常入財助國，改過來覲，兩使絕域，可以贖論。夫傷物害人，剝下奉上，納賄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

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懷征，瘡痍未息。及張茂昭以易定入覲，程權以滄景歸朝，故恩禮殊尤，以勸來者。而于頤以文吏之職，居腹心之地，而倔強犯命，不獲已而入朝，豈茂昭之比乎！縱有入財使遠之勤，何以掩其惡迹。伏望陛下恩由義斷，澤以禮成，褒貶道存，僥倖路絕，則天下幸甚。

疏奏不報，竟諡爲思。

長慶中，以戚里勳家諸貴引用，于方復至和王傳，家富於財，方交結遊俠，務於速進。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羣盜，方以策畫干稹。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結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鞠無狀，而方竟坐誅。

韓弘，潁川人。其祖、父無聞，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劉玄佐卽其舅也。事玄佐爲州掾，累奏試大理評事。玄佐卒，子士寧被逐，弘出汴州，爲宋州南城將，劉全諒時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卒，汴軍懷玄佐之惠，又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監軍使請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尙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毫汴潁觀察等使。

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人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卽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爲亂魁黨數十百人，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鏐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鏐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累授檢校左右僕射、司空。憲宗卽位，加同平章事。時王鏐檢校司空、平章事。致書于宰臣武元衡，恥在王鏐之下。憲宗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鏐上。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逗

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行營都統。

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覲，對於便殿，拜舞之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賜加等，預冊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詔曰：

納大忠，樹嘉績，爲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元臣。況乎邦教誕敷，王言總會，百辟攸憲，四方式瞻。永念于懷，久虛其位，載揚成命，僉曰休哉。

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器，中蘊深閎之量，外標嚴重之姿。有匡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夷兇禁暴之略，仗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稟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聲之重，隱若山崇。

屬者，淮潰濯征，命統羣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蹤之功。及齊境興妖，分師進討，遂梟元惡，惟乃有略地之效。旣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遠繼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彌堅。于蕃于宣，諒切於注

意；我弼我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上司。論道之榮，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贊萬務。玄袞赤舄，備于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書令。

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鎮宣武。

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爲鄭滑節度使，子公武爲鄆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二年，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年五十八，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初，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爲己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而莊重寡言，沉謀勇斷，鄰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齊、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時公武已卒，弘孫紹宗嗣。

公武自宣武馬步都虞候將兵誅蔡，賊平，檢校右散騎常侍、鄆州刺史、鄆坊等州節度使。丁所生憂，起復金吾將軍，仍舊職。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爲右金吾將

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弘罷河中，居永崇里第，公武居宣陽里之北門，因省父，無疾暴卒，贈戶部尚書。

充依舅劉玄佐，歷河陽、昭義牙將，及兄弘節制宣武，召歸主親兵，奏授御史大夫。弘頗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獨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由是徧得士心。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

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歸于洛陽。時朝廷方姑息弘，亦憐充之無異志，擢拜右金吾衛將軍。十二月，轉大將軍，歷少府監。十五年，代姪公武爲鄆坊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長慶二年，幽、鎮、魏復亂，朝廷以王承元有冀卒數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復相勸誘，命充與承元更換所守，檢校左僕射。是歲，汴州節度使李愿被三軍所逐，立都將李芥爲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衆心悅附，命充爲宣武節度使，兼統義成之師往討芥。會芥疽發腦，屬兵於紀綱李質。質以計誅首亂，送芥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大梁。時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芥，軍於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監軍使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充在中牟聞其謀，率衆徑至城下，汴人素懷充來，皆踊躍相賀，無復疑貳。詔加檢校司空。

詔割潁州隸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間，得嘗構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內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戴。

四年八月，例加司徒。詔未至，暴疾卒，時年五十五，贈司徒，諡曰肅。充雖內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簡約自持，臨機決策，動無遺悔，善將者多之。

李質者，汴之牙將。李齊既爲留後，倚質爲心腹。及朝廷以齊爲郡守，志邀節鉞，質勸喻不從。會齊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齊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爲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遂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召爲金吾將軍，長慶三年四月卒。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縣人也。曾祖靖，左武衛將軍。祖瓌，右金吾衛將軍。父縉，太子詹事。智興少曉銳，爲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

之，淄青圍解。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爲徐將。

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李師道與蔡賊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徐，徐帥李愿以所部步騎悉委智興以抗之。郾將王朝晏以兵攻沛，智興擊敗之。賊又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卽斬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本軍都押衙。十三年，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賊於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

長慶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將，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智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羣慮其旋軍難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湊，諸道班師。智興先期入境，羣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誠之曰：「兵士悉輸甲仗於外，副使以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賓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異己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軍情也。」羣治裝赴闕，智興遣兵士援送羣家屬。至埇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貲貨，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兵，力不能加討，遂授智興

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

大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滄德行營招撫使。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上賜宴麟德殿，賞賜珍玩名馬，進位侍中，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使。大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磁隰觀察等使，智興因入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

開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朝三日。葬于洛陽榆林之北原，四鎮將校會葬者千人。智興九子，晏平、晏宰、晏臯、晏實、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韜，而晏平、晏宰最知名。

晏平幼從父征伐，以討李同捷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丁父憂，奔歸洛陽。晏平居官貪黷，去鎮日，擅將征馬四百餘匹及兵仗七千事自衛，爲憲司所糾。減死，長流康州。以父喪，未赴流所，告於河北三鎮，三帥上表救解，請從昭雪，

改授撫州司馬。給事中章溫、薛廷老、盧弘宣封還制書，改永州司戶。章溫又執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諭方行。

晏宰於昆仲間最稱偉器，大中後，歷上黨、太原節度使。扞迴鶻、党項，屢立邊功。
晏皐仕至左威衛將軍。

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時擾攘，不持士範，非義非俠，健者不爲，末塗淪躋，固其宜矣。韓、王二帥，乘險蹈利，犯上無君，豺狼噬人，鵠鷗幸夜，爵祿過當，其可已乎？謂之功臣，恐多慚色。

贊曰：于子清狂，輕犯彝章。韓虐王剽，專恣一方。元和赫斯，揮劍披攘。擇肉之倫，爪距摧藏。

校勘記

〔一〕將命稱旨 「旨」字各本原作「於」，據冊府卷六五三改。

〔二〕改授太子賓客 新書卷一七二于頔傳作「拜戶部尚書」。

〔三〕高鉞 本書卷一六八高鉞傳、新書卷一七二于頔傳作「高鉞」。

〔四〕程權 各本原作「陳權」，據本書卷一四三程日華傳改。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

王翊

兄翊

郝士美

李鄴

子柱 柱子 礎

辛祕

馬摠

韋弘景

王彥威

王翊，太原晉陽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謙柔，淡於聲利，自商州刺史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稱職，代宗素重之。及卽位，目爲純臣，遷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憲司雖不能舉振綱條，然以謹重知名。大曆二年卒。

翊爲侍郎時，翊自折衝授辰州刺史，遷朗州，有威望智術，所莅立名。

大曆五年遷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自安、史之亂，頻詔徵發嶺南兵募，隸南陽魯炆軍。炆與賊戰於葉縣，大敗，餘衆離散。嶺南谿洞夷獠乘此相恐爲亂，其首領梁崇率自號

「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覃問等，誘西原賊張侯、夏永攻陷城邑，據容州。前後經略使陳仁琇、李抗、侯令儀、耿愼惑、元結、長孫全緒等，雖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

及翊至藤州，言於衆曰：「吾爲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奏以好爵，以是人各盡力。不數月，斬賊魁歐陽珪。馳於廣州，見節度使李勉，求兵爲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羣獠方強，卒難圖也。若務速攻，祇自敗耳，郡不可復也。」翊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但請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援助，冀藉聲勢成萬一之功。」勉然之。翊乃以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瑾、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盟約討賊。翊復募三千餘人同力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翊用兵，翊慮惑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帥梁崇牽，賊遁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翊發使以聞，奏置順州，以退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

翊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實等分兵討襲西原，遂收復鬱林諸州，部內漸安。後因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嶺南復亂，翊遣大將李實悉所管兵赴援廣州。西原賊率覃問復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馬盡赴廣州，郡可圖也。」於是悉衆來襲。翊知其來，伏兵禦之，生擒覃問，其衆大敗。代宗聞而壯之，遣中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

時西蕃入寇，河中元帥郭子儀統兵備之，乃徵翊爲河中少尹，充節度留後，領子儀之

務。有悍將凌正者，橫暴擾軍政，約其徒夜譟斬關以逐翊。有告者，翊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卒誅正，軍城乂安。

歷汾州刺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滄水，翊備供頓，肉敗糧臭，衆怒以叛。翊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將作監，從幸山南。車駕還京，改大理卿。出爲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入爲太子賓客。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代董晉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防禦使。凡開置二十餘屯，市勁勦良鐵以爲兵器，簡練士卒，軍政頗修。無何，吳少誠阻命，翊賦車籍甲，不待完繕，東畿之人賴之。十八年卒，時七十餘，贈禮部尚書。

郝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真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爲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爲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及德宗卽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

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爲美談。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

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旣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郤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李抱真鎮潞州，辟爲從事，雅有參贊之績。其後易二帥，皆詔士美佐之。

由坊州刺史爲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時溪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美設奇略討平之。詔書勞慰，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再遷京兆尹。每別殿延問，必咨訪大政。出爲鄂州觀察使。

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黃節度。二十年，慎來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於京師，利主軍權，不時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以他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問，先備肩籃，卽日遣之。

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檢校工部尙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皆減損，號令嚴肅。

及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爲先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

環柏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十二年，以疾徵爲工部尙書，稍間，拜忠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尙書。至鎮踰月，寢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贈尙書左僕射，諡曰景。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當時名稱翕然。

李鄴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姪孫。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鄴大曆中舉進士，又以書判高等，授祕書正字。爲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據蒲津叛，鄴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僞白懷光曰：「兄病在洛，請母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鄴皆遣行。後懷光知責之，對曰：「鄴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奈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之。時與故相高郢同在賊廷，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懷光嚴兵召郢與鄴詰責。鄴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囚之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爲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洛中。襄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致禮延辟，署

從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爲吏部員外郎。

徐州 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卽其軍以諭之，遂命鄜爲徐州宣慰使。鄜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使桎梏，令復其位，兇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鄜以爲非詔令所加，不宜稱號，立使削去，方受其表。遷吏部郎中。

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遷京兆尹、尙書右丞。元和初，以京師多盜，復選爲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尋拜檢校禮部尙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承前命帥，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鄜旣受命，表陳其不可，詔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爲鳳翔隴右節度。未幾，遷鎮太原，入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鄜前在兩鎮，皆以剛嚴操下，遽變舊制，人情不安，故未幾卽改去。至淮南數歲，就加檢校左僕射，政嚴事理，府廩充積。

及王師征淮夷，鄜寇李師道表裏相援。鄜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分壓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時憲宗以兵興，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乘驛諭江淮諸道，俾助軍用。鄜以境內富實，乃大籍府庫，一年所蓄之外，咸貢於朝廷。諸道以鄜爲倡首，悉索以獻，自此王師無匱乏之憂。

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鄜亦以剛嚴素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稍失。承璀歸，遂引以爲相。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鄜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改授戶部尚書。俄換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

鄜強直無私飾，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氣自負。然鄜當官嚴重，爲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稱理，而剛決少恩。鎮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擄生殺，一委軍吏，參佐束手，居人頗陷非法，物議以此少之。

子柱，官至浙東觀察使。

柱子，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絕。大中十三年，一舉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大梁，穆仁裕 鎮河陽，自監察、殿中相次奏爲從事。入爲尚書水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廣明中，分司洛下。遇巢、讓之亂，逃於河橋。光啓中避亂淮海，有僞襄王詔命，碭皆不從。

王鐸 鎮滑臺，杖策詣之。鐸表薦于朝，昭宗雅重之，復召入翰林爲學士，拜戶部侍郎，遷

禮部尚書。景福二年十月，與韋昭度並命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挾附權倖，以忝學士，不合爲相。」時宰臣崔昭緯與昭度及磎素不相協，密遣崇魯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磎因上十章及納諫論三篇自雪，且數崇魯之惡。議者重其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急於大用。至乾寧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復命爲相。數月，與昭度同爲王行瑜等所殺。

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僅百餘卷，經亂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贈司徒，諡曰文。

子沈，字東濟，有俊才，與父同日遇害，詔贈禮部員外郎。

辛祕，隴西人。少嗜學，貞元年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原尉，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高郢爲太常卿，嘉其禮學，奏授太常博士。遷祠部、兵部員外郎，仍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禮儀使皆署爲判官。當時推其達禮。

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幾，屬李錡阻命，將收支郡，遂令大將監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戰敗，或被拘執；賊黨以祕儒者，甚易之。祕密遣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候

賊將動，逆戰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由是僉以祕材堪將帥。

及太原節度范希朝領全師出討王承宗，徵祕爲河東行軍司馬，委以留務。尋召拜左司郎中，出爲汝州刺史。九年，徵拜諫議大夫，改常州刺史，選爲河南尹。莅職修政，有可稱者。

十二年，拜檢校工部尙書，代郗士美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澤潞磁洛邢等州觀察使。是時以再討王承宗，澤潞壓境，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遂以命祕。凡四歲，府庫積錢七十萬貫，餼糧器械稱是。及歸，道病，先自爲墓誌。將歿，又爲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爲時所稱。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諡曰昭。

馬摠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摠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摠，從事穆贊鞠摠，贊稱無罪，摠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傅。元和

初，遷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摠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爲制置副使。吳元濟誅，度留摠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摠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僞迹，一皆削盪。

十三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爲戶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僕射。

摠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曆、通曆、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

韋弘景，京兆人。後周逍遙公復之後。祖嗣立，終宣州司戶。父堯，終洋州興道令。弘景，貞元中始舉進士，爲汴州、浙東從事。元和三年，拜左拾遺，充集賢殿學士，轉左補

闕，尋召入翰林爲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草麻，漏敘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轉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甫諡，上怒，貶仲方。弘景坐與仲方善，出爲綿州刺史。宰相李夷簡出鎮淮南，奏爲副使，賜以金紫。入爲京兆少尹，遷給事中。

劉士涇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爲太僕卿，弘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涇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僚。今士涇戚里常人，班敘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涇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敕，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弘景曰：「士涇父昌有邊功，士涇爲少列十餘年，又尙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時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所輔助。遷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嚴勁，不敢干以非道。掌選二歲，改陝虢觀察使。歲滿，徵拜尙書左丞，駁吏部授官不

當者六十人。弘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脩整。會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公事爲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憲司就尙書省詳讞。虞卿多朋游，人多嚮附之，弘景素所不悅，時已請告在第，及準詔就召，以公服來謁。弘景謂之曰：「有敕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轉禮部尙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繕完宮室，至今賴之。

大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贈尙書左僕射。弘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爲倚賴。自長慶已來，目爲名卿。

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充檢討官。彥威於禮閣綴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由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憲宗晏駕，未定諡。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以憲宗功高列聖，宜特稱祖，穆宗下禮官議。

彥威奏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

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稱宗。謂之尊名，可爲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致昇平；玄宗掃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爲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晉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爲訓。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從之。

故事，祔廟之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祔禮畢，不再告于太極殿。時憲宗祔廟禮畢，執政詳舊典，令有司再告祔享禮畢于太極殿。彥威執議以爲不可，執政怒。會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爲睿宗。執政銜其強，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彥威坐削一階，奪兩季俸。彥威殊不低迴，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稱之。累轉司封員外郎中。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尋使魏博宣慰，特賜金紫。五年，遷諫議大夫。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朝法振舉，人不以爲煩。以本官兼史館修撰。

彥威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以爲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

一品，尙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尙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僚，然與羣官比肩事主。禮曰：『非其臣卽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卽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已經奏議，酌爲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敕爲定。」時李程爲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

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義，請減死配流。彥威與諫官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彥威詣中書授宰相面論，語訐氣盛，執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李宗閔重之，旣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

開成元年，召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彥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性旣剛訐，自恃有餘。嘗紫宸廷奏曰：『臣自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口之家，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倘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旣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永貞、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

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三〕}。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一^{〔四〕}，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又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敘事，號曰唐典，進之。

彥威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彥威大結私恩，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復脩王播舊事，貢奉羨餘，殆無虛日。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爲，令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威略不介懷，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

三年七月，檢校禮部尚書，代殷侑爲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會昌中，入爲兵部侍郎，歷方鎮，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諡曰靖。

史臣曰：世以治軍戎，決權變，非儒者之事。而王翊、郝士美釋襜褕之儒衣〔三〕，奮將軍之旗鼓，俾士赴湯火，威振藩籬，何其壯也。所謂非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效用，宜哉！李建侯不屈於賊庭，馬會元見伸於貝錦，臨危挺操，所謂貞臣，將相之榮，固其宜矣。辛潞州之特達，韋僕射之峻整，王尚書之果敢，皆一時之偉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卽能臣也。而彥威欲爲巧宦，不亦疏乎？

贊曰：見危致命，臨難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陸離，駁正黃扉。貪名喪道，狂哉彥威。

校勘記

〔一〕嶺南都護 御覽卷二五一及卷二七八、冊府卷一三三「嶺南」均作「安南」。

〔二〕穆宗怒 按此句與上文文義不貫。冊府卷四六〇此句上有「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爲之迴」十八字。

〔三〕兵額 各本原作「各額」，據冊府卷四八六、全唐文卷七二九改。

〔四〕三分之中 「分」字各本原作「萬」，據冊府卷四八六、全唐文卷七二九改。

〔五〕襜褕 校勘記卷五三引張宗泰說：「襜」當作「逢」字。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

武元衡

從父弟儒衡

鄭餘慶

子潛

潛子允謨 茂休 處誨 從讜

韋貫之

兄綬 弟纁 子澳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載德，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事在逸人傳。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爲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讌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一歲，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眞宰相器也。」

順宗卽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衡拒之。時奉德宗山

陵，元衡爲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元衡爲右庶子。憲宗卽位，始冊爲皇太子（三），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戶部事。上爲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爲宰相，甚禮信之。

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入朝，既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綱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卽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去矣。」上以爲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尙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上稱爲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

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梃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顱骨懷去。及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卽元衡宅東北隅墻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旣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冊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石，輟朝五日，諡曰忠愍。

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

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

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元衡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橫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戶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鏘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鏘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耶！」鏘不復敢言。

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爲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

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曆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使嚴震辟爲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爲翰林學士。十三年六月，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時有玄法寺僧法湊爲寺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斷還俗，後又復爲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邕、刑部侍郎張戣、大理卿鄭雲達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時議述胥吏，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

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與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飢，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尙書左

丞。

憲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貨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賊污發，賜死；上寢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尋拜河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書。

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洎中外踐更，鬱爲耆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時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勳官前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戟，各請戟立於其第。時義方以加上柱國，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只據勳官，有司不詳覆而給之，議者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爲不可。由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

餘慶受詔撰惠昭太子哀冊，其辭甚工。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授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常集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

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敘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賓吏，又以軍功借賜命服而後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綠者甚少，郎官諫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謝洎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爲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

十三年，拜尙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爲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爲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珣、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

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

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

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審諤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閭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瞶。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賄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諡曰貞。

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儒宮，以來學者。雖行已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議者不全德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用示褒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

兄承慶，官不顯。弟膺甫，官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時然，皆官至縣令賓佐。餘慶子澣。

澣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澣。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祕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澣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內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爲司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

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錄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書語類，上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至澣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尚書徵。詔

下之日，卒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諡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於世。潯四子：允謨、茂謨、處誨、從讜。

允謨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濠、晉四州刺史，位終太子右庶子。

茂謨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祕書監。

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大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祕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汴。處誨族父朗。初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章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于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

黃土也。」四坐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誼繼爲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誼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

從諱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尙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爲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垂將作輔，以權臣請託不行，改檢校刑部尙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乞還不允，改檢校兵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期年報政，美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五管爲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龐勛之亂，不暇邊事。從諱在鎮，北兵寡弱，夷獠桀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扞城，皆得其効。雖郡邑屢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宗厭代，從諱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戀闕，形於賦詠，累上章求爲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爲刑部尙書，尋以本官同平章事。

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陀都督李國昌部族方強，虎視北邊。屬靈州

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陁部攻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瀚、李侃、李蔚相繼以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退。俄而康傳圭爲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責賞，動爲譟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陁連陷城邑，朝廷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從讜，自處鈞衡，屢來麟鳳，才高應變，動必研機。朕以北門興王故地，以爾嘗施惠化，尙有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調元之職，佇殲兇醜，副我憂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參佐。乃奏長安令王調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充推官，前左拾遺李渥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望者，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

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剽，無日無之。從讜貌溫而氣勁，沉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兇謀盜發，無不落其彀中，以是羣豪惕息。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意善，有方略，召之開諭，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

廣明初，李鈞、李涿繼率本道之師出雁門，爲沙陁所敗。十二月，黃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諱曰：「卿志安封域，權總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賴。今月五日，草賊黃巢奔衝，十六日，駐蹕梁、漢。上慚九廟，下愧萬方。藩閫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喻。卿宜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俾令入援。」從諱承詔雪涕，團結戎伍，遣牙將論安、後院軍使朱玫率步騎五千，從諸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年五月也。

論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陁李克用軍奄至，營于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諱具廩餼犒勞，信宿不發，克用傳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諱登城謂之曰：「僕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人受賜。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獎，老夫之罪也。然多難圖勳，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命，無以仰陪戎檠。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車駕還宮，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謝而去。然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諱遣大將王蟾、薛威出師追擊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陁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卒擅歸，從諱集諸部校斬之於鞠場，並以兵衆付朱玫赴難。時鄭畋亦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諱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

賊首尾，逆徒名爲「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

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奉詔赦沙陁部，許討賊自贖。由是沙陁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嵐、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數百騎臨城敘別。從讜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讜，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謂從讜曰：「予家尊在雁門，且還觀省。相公徐治行裝，勿遽首途。」從讜承詔，卽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

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行次絳州，唐彥謙爲刺史，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固辭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諡曰文忠。

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強桀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効也，累奏爲行軍司馬。及再秉政，用爲金吾將軍，累郡刺史。在絳州時，彥謙判官陸展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之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爲鎮帥，歿於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有焉。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匄，仕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貫之卽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再轉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然是後竟不遷。

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爲祕書丞。

後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旣而疏陳忠義不宜污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

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爲都官郎中、知制誥。踰年，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轉尚書右丞，中謝日面賜金紫。

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鎮州盜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及度爲相，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於是朱泚乘之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鎮邪？」上深然之，而業已下伐鎮詔。後滅蔡而鎮自服，如其策焉。初，王師征蔡，以汴帥韓弘爲都統，又命汝帥烏重胤、許帥李光顏合兵而進。貫之以爲諸將四面討賊，各銳進取，今若置統督，復令二帥連營，則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下也。貫之議不從，四年而始克蔡。尋遷中書侍郎。同列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爲學士，貫之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內庭。

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有口辯，得幸於憲宗，

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耶？」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構，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弟虢州刺史纁，亦貶遠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方鎮，皆諷令拊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忍橫賦加人，所獻未滿异意，遂率屬內六州留錢以繼獻，由是罷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上卽位，擢爲河南尹，徵拜工部尙書。未行，長慶元年卒於東都，年六十二，詔贈尙書右僕射。貫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曾僞詞以悅人。身歿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

伯兄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故不極其用。

纁有精識奧學，爲士林所器。閨門之內，名教相樂。故韋氏兄弟令稱，推於一時。纁累官至太常少卿。

貫之子澳、潏。

澳字子斐，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又以弘詞登科。性貞退寡慾，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

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周墀鎮鄭滑，辟爲從事。墀輔政，以澳爲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墀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羣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耶？」墀深然之。不周歲，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與同僚蕭實深爲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卽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出爲京兆尹，不避權豪，京師警憚。

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對。上曰：「戶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闕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對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其奏。澳甥柳玘知其對，謂澳曰：「舅之獎遇，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大中十二年，檢校

工部尙書，兼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等使，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陽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傳詔旨謂澳曰：「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陳謝，又曰：「方士殊不可聽，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將召之，而帝厭代。

懿宗卽位，遷檢校戶部尙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入爲戶部侍郎，轉吏部，絳綜平允，不受請託。爲執政所惡，出爲邢州刺史、邢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於澳，會吏部發澳時簿籍，吏緣爲奸，坐罷鎮，以祕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云：「莫將韋鑒同殷鑒，錯認容身作保身。」此句聞於京師，權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辭疾，以松檟在秦川，求歸樊川別業，許之。踰年，復授戶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贈戶部尙書，諡曰貞。

潞亦登進士第，無位而卒。潞子庾、庠、序、雍、郊。

庾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入朝爲御史，累遷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從僖宗幸蜀，改中書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戶部事。車駕還京，充頓遞使，至鳳翔病卒。

序、雍、郊皆登進士第。序、雍官至尙書郎。郊文學尤高，累歷清顯。自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末，召充翰林學士，累官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卒。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爲時羽儀，嫉惡太甚，遭罹不幸，傳刃喋血，誠可哀哉！令狐中傷，爲惡滋甚，君子之行，其若是乎？鄭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無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儔。韋氏三宗，世多才俊。純、縑忠懿，爲時元龜，作輔論兵，言皆體國。澳之貞亮，不替祖風。三代諡貞，考行無愧。

贊曰：后族崢嶸，平一辭榮。高風襲慶，鍾在二衡。猗與貞公，繼以文忠。純、縑文雅，綽有父風。

校勘記

〔一〕載德 各本原作「德載」，據本書卷一八三武承嗣傳、新書卷七四宰相世系表改。

〔二〕憲宗卽位始冊爲皇太子 冊府卷一七二作「帝始冊爲皇太子」。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一百九

衛次公

子洙

鄭綯

子祗德

祗德子顥

韋處厚

崔羣

路隨

父泌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目爲國器，擢居上第，參選調。吏部侍郎盧翰嘉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絃。

嚴震之鎮興元，辟爲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爲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綯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綯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

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綯同處內廷，多所匡正。

轉司勳員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爲學士，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爲時力所搖。眞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絪善，會鄭絪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改尙書右丞，兼判戶部事，拜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請蠲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聞于朝。徵爲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

改尙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爲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相詔方出，憲宗令追之，遂出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尙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歷大僚，節操趨尙，始終如一，爲衆推重。

子洙，登進士第，尙憲宗女臨眞公主。累官至給事中、駙馬都尉、工部侍郎。

鄭絪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絪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絪擢進士第，登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鄆縣尉。張

延賞鎮西川，辟爲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內職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

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卽位，遺詔不時宣下，細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敢違。及王伾、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細又能守道中立。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憲宗初，勵精求理，細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細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出爲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尙書，以廉政稱。爲工部尙書，轉太常卿，又爲同州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兵部尙書，旋爲河中節度使。大和二年，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

細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卽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諡曰宣。子祗德。

祗德子願，登進士第，結綬弘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內供奉，詔授銀青光祿大夫，遷起

居郎。尙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尙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典貢士二年，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尙書、河南尹。

顯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對。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憇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予爲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乃書之于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僊，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句爲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局。奔波陶畏景，蕭灑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巖昔未經。日車烏斂翼，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冥。御鑪虛仗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縢闕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顯亦卒。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爲荆南節度參謀。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旣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瞻逸。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裴埴

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並兼史職。修德宗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爲宰相韋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爲開州刺史。入拜戶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

時張平叔以便佞諛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爲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鹽舊法爲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爲利者返害，爲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

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旣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錄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

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

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尙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羣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蕤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釁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爲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奸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

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

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

寶曆元年四月，羣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吉以李紳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爲國相；冶長縲紲，仲尼選爲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況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察臣肝膽，倘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令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深悟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爲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恆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鷲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綿，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爲證，帝皆可其奏。

寶曆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踐祚禮儀，不暇責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

靈昌郡公。

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爲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率以儲案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政清肅。

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卽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卽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論。」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勳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

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

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爲國之本，撰大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剗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

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待胥吏，勁確嶷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羣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爲時所譏。雅信釋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踰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修元和實錄，未絕筆，其統例取舍，皆處厚創起焉。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啓沃之謀，頗叶時譽，咸共惜之。

崔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羣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

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

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作讓表，羣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羣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羣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戶部侍郎。

十二年七月^(三)，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卽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爽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掖廷^(三)，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倘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爽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並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卽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敕，卽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

時憲宗急於盪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爲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羣議以爲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

度支使皇甫鏐陰結權倖，以求宰相，羣累疏其奸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鏐深恨之，而憲宗終用鏐爲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鏐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爲鏐所構，憲宗不樂，出爲湖南觀察都團練使。

穆宗卽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陝旬，授檢校兵部尙書，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羣爲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

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荊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

羣有沖識精裁，爲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羣弟子，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

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爲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終太子通事舍人。

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爲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瑊深重之，辟爲從事。瑊討懷光，

累奏爲副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絕域累年，棲心於釋氏之教，爲贊普所重，待以賓禮，卒於戎鹿〔四〕。

貞元十九年，吐蕃遺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垍、李藩皆協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絳州刺史，賜絹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保。

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饌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爲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條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韋夏卿爲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計至，隨居喪，益以孝聞。服闋，擢拜左補闕。

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諫官路隨、韋處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勳員外郎。自補闕至司勳員外，皆充史館修撰。穆宗卽位，遷司勳郎中，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

十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修憲宗實錄，復命兼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文宗卽位，章處厚入相，隨代爲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大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爲相，拜中書侍郎，加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

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衆。臣伏以史冊之作，勸誠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尙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于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旣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撾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

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

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修，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慚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

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實錄。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不署奏狀，始爲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大和九年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冊贈太保，諡曰貞。

隨有學行大度，爲諫官能直言，在內廷匡益。自寶曆初爲承旨學士，卽參大政矣。後十五年在相位〔五〕，宗閔、德裕朋黨交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奸詐，接武於其後，而

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次公、鄭綱、韋處厚、崔羣、路隨等，皆以文學飾身，致位崇極。兼之忠讜，垂名簡書，茲實有足多也。綱有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晦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輟已成之詔，命也夫。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贊曰：衛、鄭、韋、路，兼之博陵。文學政事，爲時所稱。

校勘記

〔一〕深悟其事 「深悟」二字各本原無，據冊府卷五五三補。

〔二〕十二年 「十」字各本原無，據新書卷一六五崔羣傳、通鑑卷二四〇改。

〔三〕今與其子女 「與」字各本原無，據唐會要卷三九、冊府卷一五〇補。

〔四〕卒於戎鹿 校勘記卷五三引張宗泰說：「鹿」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幕」。

〔五〕十五年 合鈔卷二一〇路隨傳作「五年」。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列傳卷第一百一十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

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

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爽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櫨侏儒、椳闐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由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於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幸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也。」

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

俄有不悅愈者，撫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鏐凡鄙，近者鏐還省父，愈爲序餞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

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

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嚙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

刺史。

愈至潮陽，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跡，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綱。孽臣姦隸，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十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

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鏘惡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驚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

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魘患。

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沒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沒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

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爲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敕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

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

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鑿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譏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

子昶，亦登進士第。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爲賓佐。

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尙書叱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爲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翱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尙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

士、史館修撰。

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祔、祠、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之大祠。翺奏議曰：

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時祭，禴祠蒸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違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芰爲比

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蕡、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尙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僚，可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并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

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

駟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駟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

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諡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

翽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翽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翽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翽亦入爲禮部郎中。翽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翽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

初，諫議大夫栢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翽嘗贊成此行。栢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翽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

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諡曰文。

字文籍，字夏龜。父滔，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竇羣自處士徵爲右拾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修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捕其弟駙馬都尉承系，其賓客中有爲誤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與表狎。元衡怒，坐貶江陵府戶曹參軍。至任，節度使孫簡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職事。籍辭曰：「籍以君命譴黜，亦當以君命升。假榮偷獎，非所願也。」後考滿，連辟藩府，入爲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韋處厚、韋表微、路隨、沈傳師同修憲宗實錄。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部郎中。大和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誥。籍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贈工部侍郎。

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激，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

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卽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詔，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怙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卽日罷官。韓臯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旣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

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异復掌轉運，有詔以韓臯及禹錫等爲遠郡刺史（三）。屬武

元衡在中書，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而止。

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瘡痍之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雖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密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忤心失恕，陰譴最大，雖二美莫贖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社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爲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

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玄都觀詩序曰：

「予貞元二十一年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燦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免葵燕麥，動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恃才褊心，不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秩滿入朝，授汝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男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

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祕藏而已！』其爲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爲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爲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僚多與之交。

開成初，復爲太子賓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尙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贈戶部尙書。

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爽，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綴，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

順宗卽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特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尙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旣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爲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爲之悽惻。

元和十年，例移爲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韋辭字踐之。祖召卿，洛陽丞。父翊，官至侍御史。辭少以兩經擢第，判入等，爲祕書

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留守韋夏卿辟爲從事。後累佐使府，皆以參畫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爲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辭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爲戶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糴使。尋爲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卽位，韋處厚執政，且以澄汰浮華、登用藝實爲事，乃以辭與李翱同拜中書舍人。

辭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官無黨。與李翱特相善，俱擅文學高名。疏達自用，不事檢操。處厚以激時用，頗不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苦求外任，乃出爲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大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侍。

史臣曰：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

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翱、揮、翰，語切典墳。犧雞斷尾，害馬敗羣。僻塗自噬，劉、柳諸君。

校勘記

〔二〕先王之法服 「服」字各本原作「行」，據韓昌黎集卷三九、通鑑卷二四〇改。

〔三〕韓臯 校勘記卷五三謂考韓臯傳無此事，並引沈炳震說：「臯」字誤，或當作「泰」，或作「曄」。

〔三〕高宗朝宰相 「高宗」，各本原作「高祖」。本書卷七七柳亨傳載，柳奭至永徽三年，始爲中書令。

新書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云：「奭字子燕，相高宗。」據改。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李光進

弟光顏

烏重胤

王沛

子逢

李珙

李祐

董重質

楊元卿

子延宗

劉悟

子從諫

孫稹

劉沔

石雄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旆，殺僕固瑒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葛旆，因家于太原。

光進勇毅果敢，其武藝兵略次于葛旆。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以軍討大同、橫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爲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永泰初，進封武威郡王。大曆四年，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未幾，又轉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

者如堵〔二〕。

元和四年，王承宗反〔三〕，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進有功。六年，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詔以光進夙有誠節，克著茂勳，賜姓李氏。其弟光顏除洛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兄弟恩澤同時，人皆歎異。八年，遷靈武節度使。光進嘗從馬燧救臨洛，戰洹水，收河中，皆有功。前後軍中之職，無所不歷，中丞、大夫悉曾兼帶。先是救易定之師，光進、光顏皆在其行，故軍中呼光進爲大大夫，光顏爲小大夫。十年七月卒。

光進兄弟少以孝睦推於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顏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始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命反之，且謂光顏曰：「新婦逮事母，嘗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時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光顏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兄弟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顏之勇健，已不能逮。及長，從河東軍爲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崇文平蜀，擐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自憲宗元和已來，歷授代、洛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九年，將討淮、蔡，九月，

遷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踰月，遷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會朝廷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於是引兵臨澧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初，賊衆晨壓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突之。光顏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矢集於身如蝟。其子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舉刃叱之，乃退。於是人爭奮躍，賊乃大潰，死者數千人。捷聲至京師，人人相賀。時伐蔡之師，大小凡十餘鎮，自裴度使還，唯奏光顏勇而知義，終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

是歲十一月，光顏又與懷汝節度烏重胤同破元濟之衆於小澧河，平其柵。初，都統韓弘令諸軍齊攻賊城，賊又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澧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乃平其城塹，由是克救重胤。韓弘以光顏違令，取穎及朝隱將戮之。穎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令卽往釋穎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穎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及以詔諭弘，弘不悅。十一年，光顏連敗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悅，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

左僕射。

十二年四月，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于鄆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畫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鄆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顏許之，而收鄆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鄆城令董昌齡。昌齡母素誠其子令降，昌齡因此勸懷金歸款于光顏，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于門外，懷金與諸將素服倒戈，列于門內，光顏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

時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冀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卽齎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

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曰：「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

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方城沱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預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微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乃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引兵襲蔡州，拔之，獲元濟。董重質棄洄曲軍，入城降愬。光顏知之，躍馬入賊營，大呼以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

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廷東討李師道，授光顏義成軍節度使。至鎮，尋赴行營。數旬之內，再敗賊軍於濮陽，殺戮數千人，進軍深入。

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寧節度使。時鹽州爲吐蕃所毀，命李文悅爲刺史，令光顏充勾當修築鹽州城使，仍許以陳許六千人隨赴邠寧。是歲，吐蕃侵涇原。自田緒鎮夏州，以貪猥侵撓党項羌，乃引吐蕃入寇。及蕃軍攻涇州，邊將郝玘血戰始退（三）。初，光顏聞賊攻

涇州，料兵赴救，邢師喧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士心，曲爲陳說大義，言發涕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欣然卽路，擊賊退之。

穆宗卽位，就加特進，仍與一子四品正員官。尋詔赴闕，賜開化里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顏功冠諸將，故召赴闕，譙賜優給。已而帶平章復鎮，所以報勳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冀，故有此拜。赴鎮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二年，討王廷湊，命光顏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顏既受命而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卽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四年，敬宗卽位，正拜司徒。

汴州李齊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營于尉氏，俄而誅齊。遷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於正衙受冊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尉，諡曰忠。

烏重胤，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顏犄角相應，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端者，過潞河降重胤。其妻爲賊束縛於樹，鬻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

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爲橫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廢爲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並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

及屯軍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宜，賊方憑凌，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叛，

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州，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鎮兗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景節度，仍舊割齊州隸之，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贈太尉。

重胤出自行間，及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爲祭醑，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

子漢弘嗣，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授官。

王沛，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浼奇其才，以女妻之，署爲牙門將。及浼卒，子壻田僞迫浼子，欲邀襲位，懼監軍使不順其事，將結謀伏兵以圖之。沛竊知其謀，密告監軍，因盡擒其黨於伏匿之所。監軍范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其軍，賜沛手詔，令護浼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見，德宗謂之曰：「據卿忠義，寵宜加等。但昌裔所奏，祇請加監察御史，朕意殊爲不足。卿速歸，便宣付昌裔，更令奏來。」遂

駟騎而還，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職。

吳元濟反，李光顏受命攻討，奇沛節概，署行營兵馬使，別統勁兵屯于近郊。及軍合，連破蔡寇。頻詔進軍，諸將觀望，無敢先渡潞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潞河合流口，徑扼賊喉而成城。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渡，犄角進攻鄆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賊將鄧懷金率衆面縛而降。蔡賊平，沛隨李光顏入朝，光顏具陳沛功，加御史大夫。

既還鎮，光顏受詔討鄆寇。及李師道誅，詔分許州兵戍于邠，以沛爲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寧州刺史，遷陳州。李齊反，詔沛兼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齊。齊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遷兗海沂密節度、觀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獷驚，沛明申法令，選蒐軍政，期年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卒于鎮，贈右僕射。
子逢。

逢少沉勇，從父征伐有功，爲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中，入宿衛，歷諸衛將軍。從石雄、劉沔破迴紇于天德。性果決，用法嚴。其時有二千人不上陣，官賜賞給，逢皆不與。或非之，逢曰：「健兒向前冒白刃，若無功而賞，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劉稹，逢領陳許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賊平，檢校左散騎常侍。累遷至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李珣，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珣，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爲務。長六尺餘，氣貌魁岸。嘗詣澤潞謁李抱真，異之，將選爲衙門將，旋以酒酣使氣，復欲棄之。都將王虔休謂抱真曰：「李珣，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無爲他人所得。」

抱真死，虔休爲帥，乃依虔休，累爲昭義大將。吐突承璀之擒盧從史，烏重胤實預其謀，珣初不知，將救從史。聞重胤受朝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置於麾下。然朝廷以與從史厚善，竟出爲北邊一校。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懇表爲諸道行營都虞候，詔特從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驍勇善戰。自王師討淮西，祐爲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元和十二年，爲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略，釋其死，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外者，但屢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前時爲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會議，皆恨不殺祐。愬以衆情歸怨，慮不能全，因送祐於京師，乃上表救之。

憲宗特恕，遂遣祐賜愬。愬大喜，卽以三千精兵付之。祐所言，無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

寶曆初，入爲右金吾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爲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大和初，討李同捷，遷檢校戶部尙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卒。

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壻也。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爲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鄆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時李愬乘虛入蔡，既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卹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見其子，知城已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揖登階，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春州司戶參軍。

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寧軍收管驅使，仍加金紫。十五年，徵入，授左神武軍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仍賜金帛，與有功者等。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道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大和四年，又轉夏綏銀宥節度使。五年，就加檢校工

部尚書。重質訓兵立法，羌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

楊元卿，祖子華，德州安陵縣丞。父寓，申州鍾山縣令。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略。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人謂之狂生。時吳少誠專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爲從事，奏授試大理評事。亦事少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納，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乃爲凶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內耗少陽之事。

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吝，諸將皆飢寒。今須布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丈人行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願將留後表上聞，朝廷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卽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道拘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爲元濟所殺，同圻一射堞。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尋遷太子僕射。

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準敕優恤，必令全

活。既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卽恐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焉。是歲，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本討賊，爲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之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勿復此言。」是月，詔授左金吾衛將軍。未幾，改汾州刺史，復徵爲左金吾衛將軍。

長慶初，易置鎮、魏守臣，元卿詣宰相深陳利害，并具表其事。後穆宗感悟，賜白玉帶，旋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史、涇原渭節度觀察等使，兼充四鎮北庭行軍。元卿乃奏置屯田五千頃，每屯築牆高數仞，鍵閉牢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加檢校工部尙書。營田成，復加使號。居六年，涇人論奏，爲立德政碑，移授懷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五年，就加檢校司空，進階光祿大夫，以其營田納粟二十萬石，以裨經費故也。是歲，改授汴宋亳觀察等使。凡所廢置，皆有弘益，詔並從之。年七十，寢疾，歸洛陽，詔授太子太保。是歲八月卒，廢朝三日，贈司徒。元卿始以毀家効順，累授方鎮。然性險巧，所至好聚斂，善結交，涇人得情，亦由此也。

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坐謀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爲其黨所告，臺司推鞠得實，誅之。

劉悟，正臣之孫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祿山叛，平盧軍節度使柳知晦受賊僞署^{〔五〕}，客奴時職居牙門，襲殺知晦，馳章以聞，授平盧軍節度使，賜名正臣。

悟少有勇力，叔逸準爲汴帥，積緡錢數百萬於洛中，悟輒破局鑄，悉盜用之。旣而懼，亡歸李師古。始亦未甚知，後因擊毬馳突，衝師古馬仆，師古怒，將斬之。悟猛以氣語押觸師古，師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壯士，將後軍，累署衙門右職，奏授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

元和末，憲宗旣平淮西，下詔誅師道，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僞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誠告其人云：「奉命殺悟以代悟。」都虞候卽時先還，悟劫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弘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爲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戈以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爲富貴耶！」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鄆，圍其內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擒師道并男二人，並斬其首以獻。擢拜悟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

貫、莊、宅各一區。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餘如故。

穆宗卽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囚其帥張弘靖，朝廷求名將以鎮漁陽，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充盧龍軍節度使。悟以幽州方亂，未克進討，請授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澤潞節度，拜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常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貶承偕。自是悟頗縱恣，欲効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旨不遜。寶曆元年九月病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

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上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卽位，進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既死非其罪，從諫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

先是有蕭洪者，詐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許之厚賂。及洪累授方鎮，納賂不滿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蕭本者爲太后弟。從諫深知內宮之故，乃自潞府飛章論之曰：「臣聞造僞以亂眞者，匹夫知之尙不可，況天下皆知乎？執疏以爲親者，在匹夫之家尙不可，況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敢不言？伏唯皇帝陛下仁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直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此官榮。今喧然國都，迨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眞，蕭本是僞。臣傍聽衆論，徧察羣情，咸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弘授臣當道，求臣上聞，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立具審根源，已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爲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既不敢研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茲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潛問左軍，權論大體，而士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班，而眞僞不分，中外所恥。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弘赴闕，與蕭本對推，細詰根源，必辨眞僞。」詔令

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蕭雖詐，託名太后之宗，不欲誅之，俱流嶺表。從諫進位檢校司徒。
會昌三年卒。

大將郭誼等匿喪，用其姪積權領軍務。時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惡從諫之姦回，奏請劉
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積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說令三鎮加兵討積，乃削奪
積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四年，郭誼斬積，傳首京師。

從諫妻裴氏。初，積拒命，裴氏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
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効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故悲不
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積死，裴亦以此極刑。積族屬昆仲九人，皆誅。

劉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爲帳中親將。元和末，光顏討吳元濟，常用沔爲前
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驃卽戰，號「驃子軍」，最爲勁悍，官軍常警備之。
沔驍銳善騎射，每與驃軍接戰，必冒刃陷堅，俘馘而還，故忠武一軍，破賊第一。淮、蔡平，隨
光顏入朝，憲宗留宿衛，歷三將軍。歷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累立奇効。

大和末，河西党項羌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酋渠，移授振武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

侍、單于大都護。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獲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飢，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漠南求食〔七〕。過杷頭峯，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諸戎，乃移沔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守。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宮。以功進位檢校司空，尋改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

四年，潞帥劉從諫卒，子稹匿喪，擅主留務，要求旌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李彥佐等，充潞府西南面招撫使，遂復授沔太原節度，充潞府北面招討使。沔與張仲武不協，方徵兵幽州，乃移沔爲鄭滑節度使，進位檢校司徒。旣而以疾求歸洛陽，授太子太保，卒。

初，沔爲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旣行，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常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罷沔爲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以雄爲右廂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驅渡河，前無堅陣。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誅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

大和中，河西黨項擾亂，選求武士，乃召還，隸振武劉沔軍爲裨將，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未甚提擢，而李紳、李德裕以崔羣舊將，素嘉之。

會昌初，迴鶻寇天德，詔命劉沔爲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爲，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枝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旣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羶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諜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

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國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幟炬火，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

雄沉勇徇義，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累遷檢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

俄而昭義劉從諫卒，其子稹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令徐帥李彥佐爲潞府西南面招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丕爲副。時王宰在萬善柵，劉沔在石會，相顧未進。雄受代之翌日，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悅，謂侍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旣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天井關，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洛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於市，謂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捕而誅之。及稹危蹙，大將郭誼密款請斬稹歸朝，軍中疑其詐。雄倡言曰：「賊稹之叛，郭誼爲謀主。今請斬稹，卽誼自謀，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詔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卽徑馳潞州降誼，盡擒其黨與。賊平，進加檢校司空。王宰，智興之子，於雄不足，雄以轅門子弟善禮之。然討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

惡之。及李德裕罷相，宰黨排擯雄，罷鎮。既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稟氣陰山，率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効也。重胤忠於事上，仁於撫下，淮、蔡之役，勳亞光顏，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壻，李祐之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爲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爲。而劉悟自恃太尤，世邀纘襲，至於赤族，報亦晚耶！雄、沔負羽邊城，聲馳沙漠，奉迎貴主，摧破昆戎，不亦壯乎！雄能感於知己，不爲無義，美哉！

贊曰：淮、鄆砥平，義將輸誠。二凶受縛，亦其同惡。毀義棄忠，必殄爾宗。孰稱善將？劉沔、石雄。

校勘記

〔二〕肅宗自靈武觀兵……觀者如堵。殿本考證葉西說：「按肅宗去憲宗，閱世者五，光進薨于元和七年，其不及從郭子儀破賊也明矣。此乃光弼弟光進事，錯簡於此。」今考本書卷一一〇李光弼

傳，此處敘事與光弼弟光進事多合，葉說或是。

〔三〕王承宗反 「反」字各本原無，校勘記卷五四說：「閣本『宗』下有『反』字。」考證云：刊本脫『反』字，據新唐書帝紀增。」據補。

〔三〕郝玼 「玼」字各本原作「玼」，據本書卷一五二郝玼傳改。

〔四〕乃移鎮兗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景節度 冊府卷一二〇作「遂命同捷移鎮兗海，以重胤羣帥中齒輩舊老，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統滄景。」此處史文當有脫誤。

〔五〕柳知晦 本書卷一四五劉全諒傳作「呂知晦」。

〔六〕從諫素德涯之私恩 「從諫」，各本原作「悟」，據冊府卷四〇六改。

〔七〕漠南 各本原作「漠南」，據冊府卷三八五改。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潘孟陽 李脩 王遂 曹華 章綬 鄭權 盧士玫
韓全義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陸亘 張正甫

子毅夫 毅夫子禕

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陽以父蔭進，登博學宏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降爲司議郎。孟陽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

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年未四十。順宗即位，永貞內禪，王叔文誅，杜佑始專判度支，請孟陽代叔文爲副。時憲宗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爲夜飲。至鹽鐵轉運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與武元衡有舊，元

衡作相，復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以和糴使韓重華爲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陽忿憾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不許，乃罷孟陽爲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戶部侍郎。

孟陽氣尙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改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尙書。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誠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算。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其爲人主所薄如此！

李脩，不知何許人。起於寒賤，以莊憲皇后妹壻，元和已來驟階仕進。以恩澤至坊州、絳州刺史。無他才，性纖巧承迎。常飾廚傳以奉往來中使及禁軍中尉賓客，以求善譽。治民蒞事，粗有政能。上以爲才，召拜司農卿，遷京兆尹。

十年，莊憲太后崩，脩爲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至灊橋頓，從官

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皆懸，因而頓壞，所不及輶輶車者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誣奏輶輶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上以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義士爲之側目。時宿師於野，饋運不集。浙西重鎮，號爲殷阜，乃以脩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令設法鳩聚財貨。淮西用兵，頗賴其賦。十四年，以病求還京師，未朝謁而卒。

王遂，宰相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尤長於興利。銳於操下，法頗嚴酷。累遷至鄧州刺史。以曉達錢穀，入爲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遂私憾，互有爭論。遂爲西北供軍使，言營田非便，與孟陽會議相非，各求請對。上怒，俱不見，出遂爲柳州刺史。遂親吏韋行素、柳季常請課料於兩池務，屬遂罷務，季常等爲吏所誣，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呂元膺執奏曰：「遂以補吏犯賊，法當從坐。其餘官制云『清能業官』，據遂犯狀，不宜有

「清」字。柳州大郡，出守爲優。謹封還制書。」上令喻之，方行。數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爲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初，師之出也，歲計兵食三百萬石，及鄆賊誅，遂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爲能。時分師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乃以遂爲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遂性狷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汚俗，率多獷戾，而遂數因公事訾詈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譟集其徒，害遂於席，判官張實、李甫等同遇害。及曹華代遂至鎮，盡擒亂黨王弁等誅之。

遂器用不弘，僻於聚斂，而非兼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笞杖，率踰常制。遂旣死，監軍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誠廉使。

曹華，宋州楚丘人，仕宣武軍爲牙校。貞元末，吳少誠叛，本軍以華驍果有智算，用爲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屢敗之，德宗特賜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寧州刺史，未行而吳元濟叛，朝廷命河陽帥烏重胤討賊。重胤請華爲懷汝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

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棣鄰於鄆，賊屢侵逼，華招募羣盜之勁者，補之軍卒，分據要路。其後，賊至皆擊敗之，鄆人不敢北顧。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爲三鎮。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編刻不能馭衆，爲牙將王弁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兗觀察使。華至鎮，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羣校既集，華喻之曰：「吾受命廉問，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有道途轉徙之勞。今有頒給，北州兵稍厚。」鄆州士卒處右，州兵處左，冀易以區別。」分定，並令州兵出外。既出闔門，乃謂鄆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害主帥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一千二百人，立斬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爲盜者。

華惡沂之地褊，請移理於兗，許之。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驚，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忘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

及鎮州軍亂，殺田弘正，華表請以本軍進討，就加檢校工部尙書，升兗海爲武寧節度，賜之節鉞。李齊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齊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由

是宋、毫不從齊亂。齊平，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以河朔拒命，移華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長慶三年七月，卒於鎮，時年六十九。

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爲難。贈司空。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爲長安縣尉，遭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于頡鎮襄陽，辟爲賓佐。嘗因言政，面刺頡之縱恣。入朝爲工部員外，轉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諸王侍讀，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講書之隙，頗以嘲諷悅之。嘗密齎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綬無威儀，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綬語，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予何望耶？」乃罷侍讀，出爲虔州刺史。

穆宗卽位，以師友之恩，召爲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綬以七

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時政道頗僻，敕出，人不敢議。久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綬在集賢，遇重陽，賜宰臣百官曲江宴，綬請與集賢學士別爲一會，從之。長慶元年三月，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

帝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祕祝，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一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二年十月，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曰，請門戟十二，自將赴鎮；又訴家貧，請賜錢二百萬；又面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綬御事無術，洎臨戎鎮，庶政隳紊。二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博士劉端夫請諡爲「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上言以爲非當。博士權安請諡爲「繆」，竟不施行。

鄭權，滎陽開封人也。登進士第，釋褐涇原從事。節度使劉昌符病亟，請入覲，度軍情必變，以權寬厚容衆，俾主留務。及昌符上路，兵果亂，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辭喻以逆

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三軍畏伏。德宗聞而嘉之。時天子厭兵，藩鎮將吏得軍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試衛佐擢授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入朝爲倉部郎中，累遷至河南尹。十一年，代李遜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轉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十三年，遷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

時朝廷用兵討李師道，權以德、棣之兵臨境。奏於平原、安德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滄州刺史李宗爽與權不協，每事多違，不稟節制。權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爽諷州兵留己，上言懼亂，未敢離郡，乃以烏重胤鎮橫海，代權歸朝。滄州將吏懼，共逐宗爽。宗爽方奔歸京師。詔以悖慢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其弟宗爽，長流汀州。授權邠寧節度。會天德軍使上章論宗爽之冤，爲權誣奏，權降授原王傅，尋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卽位，改左散騎常侍，充入迴鶻告哀使。憚其遠役，辭以足疾，不獲免，肩輿而行。權器度魁偉，有辭辯。既至虜廷，與虜主爭論曲直，言辭激壯，可汗深敬異之。

長慶元年使還，出爲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遷本曹尚書。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爲鎮守。旬月，檢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初權出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四年十月卒。

盧士玫，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無競，雅有令聞。始爲吏部員外郎，稱職，轉郎中、京兆少尹。奉憲宗園寢，刑簡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權知京兆尹事。會幽州劉總願釋兵柄入朝，請用張弘靖代己，復請析瀛、莫兩州，用士玫爲帥，朝廷一皆從之。士玫遂授檢校右常侍，充瀛、莫兩州都防禦觀察使。

無何，幽州亂，害賓佐，繫弘靖，取裨將朱克融領軍務，遣兵襲瀛、莫。朝廷慮防禦之名不足抗凶逆，卽日除士玫檢校工部尙書，充瀛、莫節度使。士玫亦罄家財助軍用，堅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軍救之不至，又瀛、莫之卒親愛多在幽州，遂爲其下陰導克融之兵以潰。士玫及從事皆被拘執，送幽州，囚於賓館。及朝廷宥克融之罪，士玫方得歸東洛。尋拜太子賓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復爲賓客。寶曆元年七月卒，贈工部尙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禁軍，事竇文場。及文場爲中尉，用全義爲帳中偏將，典禁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爲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爲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

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爲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

明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監之，師之進退不由主將。十五年冬，王師爲賊所敗于小潞河。德宗以文場素待全義，乃用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仍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浣副之。諸鎮之師，皆取全義節度。全義將略非所長，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以被薦用。及師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議兵出，一帳之中，中人十數，紛然爭論莫決。蔡賊聞之，屢求決戰。十六年五月，遇賊於潞水南廣利城。旗鼓未交，諸軍大潰，爲賊所乘，全義退保五樓，賊對壘相望。潰兵未集，乃與監軍賈英秀、賈國良等保潞水縣。賊距潞水五六里而軍，全義懼其凌突，退保陳州。其汴宋、河北之軍，皆亡歸本鎮，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守潞水。全義誘潞州大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等誅之，由是軍情稍固。少誠知王師無能爲，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德宗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昨全義五樓退軍，賊不追襲者，應望國家恩貸。臣伏恐須開生路。」上然之。又得監軍等奏，卽下制洗滌，加其爵秩。

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而中人掩其敗迹，上待之如初。全義武臣，不達朝儀，託以足疾，不任謁見。全義司馬崔放入對，德宗勞問，放引過，言招撫無功。德宗曰：「全義爲招

討使，招得吳少誠歸國，其功大矣。何必殺人乃爲功耶！旋命還鎮，令中使就第賜宴，錫賚頗厚。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已還，未如貞元之甚。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卽位，全義懼，求入覲，詔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年七月卒。

高霞寓，范陽人。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采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好大言，頗以節概自許。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猶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憲宗，甚見委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擊王承宗，又加左散騎常侍。明年，改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六遷至檢校工部尙書。元和十年，朝廷討吳元濟，以霞寓宿將，乃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爲唐鄧隋節度使。霞寓雖稱勇敢，素昧機略，至於統制，尤非所長。及達所部，乃率兵趣蕭陂，與賊決戰。旣小勝，又進至文城柵。賊軍僞敗而退，霞寓逐之不已，因爲伏兵所掩，王師大衄，霞寓僅以身免。坐貶歸州刺史。後以恩例，徵爲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出爲振武節度使，入爲左

武衛大將軍。長慶元年，授邠寧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右僕射。四年，加檢校司空，又加司徒。寶曆二年，疽發首，不能理事，求歸闕下。其夏，授右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贈太保。

霞寓卒伍常材，始因宦官進用，遂階節將。位望既高，言多不遜。朝廷知之，欲議移罷，霞寓頗懷憂恐，捨私第爲佛寺，上言請額爲「懷恩」，用資聖福，大率姦妄兇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辭俚語，日聞於時。

高瑀，渤海舊人。少好論兵，釋褐右金吾胄曹，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爲太僕卿。大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沉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三年，就加檢校工部尙書。比年水旱，人民薦饑。瑒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洩既均，人無饑年。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議者以徐泗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恣，宜得雄帥鎮之，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瑒，徵爲刑部尙書。以瘵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月，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八年六月卒，贈司空。瑒性寬和，有體量，爲官雖無赫赫之譽，所至皆理，尤得士心，論者美之。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暉，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嬰，郢州刺史。父貞固，太原人。原榆次尉。戎舉兩經登科，授太子校書，調判入等，授藍田主簿，爲藩鎮名公交辟。裴度領太原，署爲參謀。時王承宗據鎮州叛，度請戎單車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入爲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尋爲劍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州承蠻寇之後，戎旣宣撫，兼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便之。還，拜給事中，駁奏爲當時所稱。改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鞵斷韉者。理兗一年，大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尙書。

陸亘字景山，吳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馬。父持詮，惠陵臺令。亘以書判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自京兆府兵曹參軍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眞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眞，眞亦賴是須要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眞亦欲參預，亘答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自虞部員外郎出爲鄧州刺史。其後入爲戶部郎中、秘書少監、太常少卿，歷刺兗、蔡、虢、蘇四郡，遷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移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亘強明嚴毅，所至稱理。初赴兗州，延英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爲一州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于刺史。越之永嘉郡，城于海甯，常陷寇境，集官吏廩祿之半，以代常賦，因循相踵，吏返爲倖。亘按舉贓罪，表請郡守以降，增給其俸，人皆賴之。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書右丞。父泚，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從樊澤爲襄陽從事，累轉監察御史。于頔代澤，辟留正甫。正甫堅辭之，遂

謫奏貶郴州長史。後由邕府徵拜殿中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遷戶部郎中，改河南尹。由尚書右丞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工部尚書。五年，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尚書致仕。正甫仁而端亮，涖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大和八年九月卒，年八十三，累贈太師。子毅夫。

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大曆中進士登第，繼之以正甫，式子元夫、傑夫，徵夫又相次登科。大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稱之。元夫，大和初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戶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院事。諸羣從登第者數人，而毅夫子禕最知名。

禕字冠章，釋褐汴州從事、戶部判官，入爲藍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鎮浙西，劉鄴鎮淮南，皆辟爲賓佐。入爲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乾符中，詔入翰林爲學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黃巢犯京師，從僖宗幸蜀，拜工部侍郎，判戶部事。奉使江淮還，爲當塗者不協，改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轉吏部侍郎，歷刑部、兵部尚書。從昭宗在華，爲韓建所構，貶衡州司馬。昭宗還京，徵拜禮部尚書、太常卿，充禮儀使，遷兵部尚書。禕苦心爲文，老而益壯。爲刑部時，劉鄴子覃，當巢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第，被害。僖宗還京，而惡覃者以託附逆黨，

死不以義，下三司詳罪。禪上章申理，言覃父子併命於賊廷，豈附逆耶？其家竟獲洗雪，覃亦贈官。其行義始終，皆如此類。

史臣曰：孟陽、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稱，竟以財媚時君，陷爲俗吏。蹈道之論，可不懼耶！全義官由妄進，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啓行，謀慮不足以應變，敗亡之辱，不亦宜乎？朝無責帥之刑，蓋自恥也。權、瑀長者，末塗喪眞，雖牽於食貧，純則僞矣。

贊曰：蘊仁則哲，蘊利則狂。搢紳之胤，勿效潘、王。全義逃責，貞元失策。霞寓薄刑，元和復興。

校勘記

〔一〕北州兵稍厚 「北」字各本原作「此」，通鑑卷二四一作「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時曹華治所在沂州，鄆州不得稱「此州」。冊府卷四〇一作「北州」，以鄆州於沂海爲北，是也，今據改。

〔二〕升兗海爲武寧節度 新書卷六五方鎮表云：長慶元年「升沂海觀察使爲節度使，徙治兗州」。未

言爲武寧節度。按武寧爲徐泗軍號，與兗海無關，「武寧」二字疑誤。

〔三〕劉昌符 本書卷一五二劉昌傳、新書卷一七〇劉昌傳均作「劉昌」。

〔四〕與物無競 「無競」二字各本原無，據冊府卷八四四補。

〔五〕時王承宗據鎮州叛 校勘記卷五四引張宗泰說：上文云「裴度領太原」，以本紀及各傳考之，度領太原時據鎮州叛者乃王廷湊，非王承宗，承宗乃廷湊之誤。下文「承宗感泣受教」，「承宗」亦當作「廷湊」。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孟簡

胡証

証子澱湘

崔元略

子鉉

鉉子沆

元略弟元受

元式 元儒

杜元穎

崔弘禮

李虞仲

王質

盧簡辭

兄簡能

弟弘正

簡求

簡能子知猷

簡求子嗣業

汝弼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

天后時同州刺史詵之孫。

工詩有名。

擢進士第，登宏辭科，累

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爲子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擯

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匭事。簡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

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

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爲常州刺史。八年，就加

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爲廉使舉其課績，

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拜爲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戶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爲御史中丞，仍兼戶部侍郎。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四年，敕於穀城縣置羣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卽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

簡性俊拔尙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誚。

胡証字啟中，河東人。父瑱，伯父孜，登進士第。証，貞元中繼登科，咸寧王渾瑊辟爲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于頔請爲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遷左諫議大夫。

九年，以党項寇邊，以証有安邊才略，乃授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前任將帥非統馭之才，邊事曠廢，朝廷故特用証以鎮。十三年，徵爲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

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降迴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舊制，以使車出境，有行人私覲之禮，官不能給，召富家子納貲於使者而命之官。及証將行，首請釐革，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門。行及漠南，虜騎繼至，狼心犬態，一日千狀，欲以戎服變革華服，又欲以王姬疾驅徑路。証抗志不拔，守漢儀，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還，拜工部侍郎。

敬宗卽位之初，檢校戶部尚書，守京兆尹。數月，遷左散騎常侍。寶曆初，拜戶部尚書，判度支，上表乞免，願效藩服。二年，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大和二年，以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卒于嶺南，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

廣州有海舶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連亙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爲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澱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澱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時澱弟湘爲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綠衣人無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翌日，澱凶問至，而湘獲免。

崔元略，博陵人。祖渾之。父倣，貞元中官至尙書左丞。元略舉進士，歷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眞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騎常侍。

穆宗卽位，命元略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爲黔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項，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頗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意切在安撫党項，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後，苦不樂行，言辭之間，頗乖去就。豈有身忝重恩，不思報效，苟非便己，卽不肯行。須有薄懲，以肅在位，請出爲黔中觀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

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植有風憲之望。元略因入閣，妄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爲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銜之。及植爲相，元略以左散騎常侍使於党項，元略意植之見排，辭疾不行，被譴出。踰年，轉鄂州刺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入爲大理卿。

敬宗卽位，復爲京兆尹，尋兼御史大夫。以悞徵畿甸經赦免放緡錢萬七千貫，爲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減。寶曆元年，遷戶部侍郎。議者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雖被彈劾，而遽遷顯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疏，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位，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進之恩；衆口相非，乃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略終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寶曆二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爲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工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贓二萬一千七百九貫。敕云：「元略不能檢下，有涉慢官，罰一月俸料。」時劉栖楚自爲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元略方在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己，以計摧之，

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污之。

大和三年，轉戶部尚書。四年，判度支。五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是歲，又遷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卒，廢朝三日，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鉉字台碩，登進士第，三辟諸侯府，荆南、西蜀掌書記。會昌初，入爲左拾遺，再遷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會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爲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卽位，遷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博陵縣開國公，食邑至二千戶。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瑒、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儒者榮之。

咸通初，移鎮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自桂管擅還，道途剽掠。鉉時爲荆南節度，聞徐州軍至湖南，盡率州兵，點募丁壯，分扼江、湘要害，欲盡擒之。徐寇聞之，踰嶺自

江西、淮右北渡，朝議壯之。卒於江陵。子沆、汀、潭、沂。

沆，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貶循州司戶。乾符初，復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國盜據，從駕不及而卒。沂後官亦隆顯。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元受登進士第，高陵尉，直史館。元和初，于臯謨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與韋帖、薛巽、王湘等皆爲臯謨判官，分督供饋。既罷兵，或以臯謨隱沒賊罪，除名賜死。元受從坐，皆逐嶺表，竟坎壙不達而卒。子鈞、鋤、銖相繼登進士第，辟諸侯府。元式，會昌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四年，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宣宗朝領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

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

元式子錯，仕至京兆尹。

杜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再辟使府。元和中爲

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筆敏速，憲宗稱之。吳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卽位，召對思政殿，賜金紫，超拜中書舍人。其年多，拜戶部侍郎承旨。長慶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國、建安男。元穎自穆宗登極，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辭臣速達，未有如元穎之比也。

三年冬，帶平章事出鎮蜀川，穆宗御安福門臨餞。昭愍卽位，童心多僻，務爲奢侈，而元穎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箕斂刻削，工作無虛日，軍民嗟怨，流聞于朝。大和三年，南詔蠻攻陷戎、巂等州，徑犯成都。兵及城下，一無備擬，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蠻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州，郭釗禦之而退。時元穎幾陷，賴郭釗擊敗其衆，方還。蠻驅蜀人至大渡河，謂之曰：「此南吾境，放爾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爲之慘悽。哭已，赴水而死者千餘，怨毒之聲，累年不息。蠻首領筭頤遣人上表曰：「蠻軍比修職貢，遽敢侵邊？但杜元穎不恤三軍，令入蠻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爲鄉導，蓋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監軍小使張士謙至，備言元穎之咎，坐貶循州司馬，判官崔璜連州司馬，紇干鼎郢州長史，盧并唐州司馬，皆以佐元穎無狀也。六年，卒於貶所。臨終，上表乞贈官，贈湖州刺史。

元穎弟元絳，位終太子賓客。絳子審權，位至宰相，自有傳。

崔弘禮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弘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舉進士，累佐藩府，官至侍御史。

元和中，呂元膺爲東都留守，以弘禮爲從事。時淮西吳少陽初死，吳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爲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洛，以脅朝廷。弘禮爲元膺籌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卒亦無患。累除汾州、棣州刺史。會田弘正請入覲，請副使，乃授弘禮衛州刺史，充魏博節度副使，歷鄭州刺史。

長慶元年，劉總入覲，張弘靖移鎮范陽，復加弘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幽、鎮兵亂，改爲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齊反，急詔追弘禮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齊平，遷河陽節度使。整練戈矛，頗壯戎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三百頃，歲收粟二萬斛，詔皆從之。以疾連表請代，數歲，拜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卒，朝廷難其人，復以弘禮爲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即日乘遞赴鎮。

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鄆三載，改授東都留守，仍遷刑部尚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復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司空。

弘禮少時，專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尙之績，雖繕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積，物議少之。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尙父少子曖尙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卽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卽襲賤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書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馬而卒。

虞仲亦工詩。元和初，登進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書。從事荆南，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員外、司勳郎中。寶曆中，考制策甚精，轉兵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和四

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騎常侍，兼秘書監。八年，轉尙書右丞。九年，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開成元年四月卒，時年六十五。虞仲簡澹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學，達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號文中子。通生福祚，終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進士第，制策登科，位終寶鼎令。勉生怡，終渝州司戶。怡生潛，揚州天長丞。質則潛之第五子。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爲事，門人受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闢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累奏兼監察御史。入朝爲殿中，遷侍御史、戶部員外郎。爲舊府延薦，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充興元節度副使。入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

大和中，王守澄構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質與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爲中人側目，執政出爲虢州刺史。質射策時，深爲李吉甫所器，及

德裕爲相，甚禮之，事必咨決，尋召爲給事中、河南尹。八年，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團練觀察使。在政三年，開成元年十二月，無疾暴卒，時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定。

質清廉方雅，爲政有聲。雖權臣待之厚，而行己有素，不涉朋比之議。在宣城辟崔珣、劉蕡、裴夷直、趙嘏爲從事，皆一代名流。視其所與，人士重之。子曰慶存。

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徙家于蒲。祖翰。父綸，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縉旣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能詩，禮待逾厚。會縉得罪，坐累。久之，調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爲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渾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爲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中，吉中孚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薦綸于朝。會丁家艱，而中孚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綸卽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

初，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爲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作尤工。至貞元末，錢、李諸公凋落，綸嘗爲懷舊詩五十韻，敘其事曰：「吾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漳、李校書端，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傷悼之際，暢當博士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寄夏侯審侍御。」其歷言諸子云：「侍郎文章宗，傑出淮、楚靈。掌賦若吹籟，司言如建瓴。郎中善慶餘，雅韻與琴清。鬱鬱松帶雪，蕭蕭鴻入冥。員外眞貴儒，弱冠被華纓。月香飄桂實，乳溜瀝瓊英。補闕思冲融，巾拂藝亦精。彩蝶戲芳圃，瑞雲滋翠屏。拾遺興難侔，逸調曠無程。九醞貯彌潔，三花寒轉馨。校書才智雄，舉世一娉婷。賭墅鬼神變，屬辭鸞鳳驚。差肩曳長裾，總轡奉和鈴。共賦瑤臺雪，同觀金谷笙。倚天方比劍，沉水忽如瓶。君持玉盤珠，寫我懷袖盈。讀罷涕交頤，願言躋百齡。」綸之才思，皆此類也。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史簡辭是也。」卽遣中使詣其家，令進文集。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獻，優詔嘉之。

簡辭，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諸侯府。長慶末，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文雅之餘，尤精法律，歷朝簿籍，靡不經懷。寶曆中，故京兆尹黎幹男煥詣臺治父葉縣舊業，臺司莫知本末。

簡辭曰：「幹坐魚朝恩黨誅，田產籍沒。大曆已來，多少赦令，豈有雪朝恩、黎幹節文？況其田產分給百姓，將及百年，而煇恃中助而冒論耶！」乃移汝州刺史裴通，準大曆元年敕給百姓。又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三十萬，簡辭按之，於其家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宮中所無，而盧昂爲吏可知也！」尋轉考功員外郎，轉郎中。大和中，坐事自太僕卿出爲衢州刺史。會昌中，入爲刑部侍郎，轉戶部。大中初，轉兵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軍節度使，遷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簡辭兄簡能。

簡能字子拙，登第後再辟藩府，入爲監察御史。大和九年，由駕部員外檢校司封郎中，充鳳翔節度判官。時鄭注得幸，李訓與之謀誅宦官，俾注鎮鳳翔，仍妙選當時才俊以爲賓佐。簡能與蕭俛弟傑、錢起子可復，皆爲訓所選，從注。及訓敗，注誅，簡能、蕭傑等四人皆爲監軍使所害。

簡辭弟弘正、簡求。弘正字子強，元和末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掌書記。入朝爲監察御史、侍御史。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

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糾之官，今爲近輔刺史，以賊污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

會昌末，王師討劉稹。時詔河北三帥收山東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逵得邢、洛、磁三郡。宰臣奏議曰：「山東三郡以賊稹未誅，宜且立留後。如弘敬、元逵有所陳請，則朝廷難以依違。」上曰：「然，誰可任者？」李德裕曰：「給事中盧弘正嘗爲昭義判官，性又通敏，推擇攸宜。」卽命爲邢、洛、磁團練觀察留後。未行而稹誅，乃令弘正銜命宣諭河北三鎮。使還，拜工部侍郎。

大中初，轉戶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課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輿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仍奏輿爲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戶部尚書，出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泗濠觀察等使。徐方自智興之後，軍士驕怠，有銀刀都尤勞姑息，前後屢逐主帥。弘正在鎮期年，皆去其首惡，喻之忠義。訖於受代，軍旅無譁。鎮徐四年，遷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穎觀察等使，卒于鎮。

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又從元稹爲浙東、江夏二府

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釐洛都，皆辟爲賓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監察。裴度鎮太原，復奏爲記室。入爲殿中，賜緋。牛僧孺鎮襄漢，辟爲觀察判官。入爲水部、戶部二員外郎。會昌末，討劉稹，詔以許帥李彥佐爲招討使。朝廷以簡求累佐使府，達於機略，乃以簡求爲忠武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本道供軍使。入爲吏部員外，轉本司郎中，求爲蘇州刺史。

時簡辭鎮漢南，弘正爲侍郎，領使務，昆仲皆居顯列，時人榮之。旣而宰執不協，弘正出鎮，罷簡求爲左庶子分司。數年，出爲壽州刺史。九年，党項叛，以簡求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州刺史、涇原渭武節度押蕃落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十一年，遷檢校工部尙書、定州刺史、御史大夫、義武軍節度、北平軍等使。十三年，檢校刑部尙書、鳳翔尹、鳳翔隴西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爲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等使。

簡求辭翰縱橫，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爲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爲盜不息。簡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欣聽命。咸通初，以疾辭，表章瀝懇，制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都城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如是者累年。五年十月卒，時年七十

六。贈尙書左僕射。

簡能子知猷。知猷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正字。宰臣蕭鄴鎮江陵、成都，辟爲兩府記室。入拜左拾遺，改右補闕、史館修撰，轉員外郎。出爲饒州刺史。入拜兵部郎中，賜緋魚，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爲商州刺史。徵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僞署，乃避地金州。駕還，徵拜工部侍郎，轉戶部，判史館，遷尙書右丞、兵部侍郎。歷太常卿，工部、戶部尙書，復領太常卿。昭宗在華下，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進位太子太師，檢校司空，卒於華下。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措翰，人爭模倣。子文度，位亦至丞郎。

簡辭無子，以簡求子貽殷、玄禧入繼。貽殷終光祿少卿。玄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弘正子虔灌，有俊才，進士登第。所著文筆，爲時所稱。位終祕書監。

簡求十子，而嗣業、汝弼最知名。嗣業進士登第，累辟使府。廣明初，以長安尉直昭文館、左拾遺、右補闕。王鐸徵兵收兩京，辟爲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卒。

汝弼登進士第，累遷至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屬柳璨黨附賊臣，誣陷士

族，汝弼懼，移疾退居，客遊上黨。遇潞府爲太原所攻，節度使丁會歸降，從會至太原，李克用奏爲節度副使，累奏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宴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人士嘉之。盧氏兩世貴盛，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嗣業子文紀，仕至尙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陽之清節，胡廣州之堅正，卒以結權倖而敗，積貨賄而亡。人如面焉，固難知也。二崔以綱憲相傾，元穎以獻奇取媚，雖遭時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醜，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譏？以端、綸之才，任不踰元士，而盧簡辭之昆仲，雲搏水擊，鬱爲鼎門，非德積慶鍾，安能及此？辭人之後，不亦休哉！

贊曰：君子喻義，小人近利。孟譴胡亡，家財掃地。聲勢相傾，崔、杜醜名。端、綸諸子，奕葉光榮。

校勘記

〔二〕五部 冊府卷三九七同。校勘記卷五四引張宗泰說：「五」當作「三」。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王播

子式

弟炎起

起子龜

龜子薨

炎子鐸

李絳

絳子璋 瑱

楊於陵

子景復

嗣復

紹復 師復

王播字明敷。曾祖璿，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參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爲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頻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會母喪。

順宗卽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爲人所稱。

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爲副使、兵部郎中。

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姦。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

十年四月，改禮部尙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异爲江淮院官，异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爲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异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鎛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异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校戶部尙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穆宗卽位，皇甫鎛貶，播累表求還京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尙書，復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長慶中，內外權臣，率多假借。播因銅鹽擢居輔弼，專以承迎爲事，而安危啓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度爲淮南節度使、檢

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人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掊斂，比屋嗟怨。

敬宗卽位，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吏內結守澄，以爲之助。守澄乘閒啓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爲賦斂，以事月進，名爲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擢，不恤人言。

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卽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閘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

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盃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六月，拜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公、太清宮使。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

播出自單門，以文辭自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沉浮，不存士行，姦邪進取，君

子恥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爲適。播子式，弟炎、起。

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鐸、鐸。

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爲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卽位，拜中書舍人。

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託，人以爲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遂代徽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爲河南尹。入爲吏部侍郎。

文宗卽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爲僕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大和二年，出爲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尙書左丞。居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遷戶部尙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市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

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踊，豪門閉糴，以邀善價。起嚴誠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由是民獲濟焉。

七年，入爲兵部尚書。八年，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江、漢水田，前政撓法，塘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屬郡，檢視而補繕，特爲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卽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爲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多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爲累，但罷判戶部事。

文宗好文，尤尙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斂，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目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

邦國之禮，祀爲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爲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

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卽依常制。

從之。爲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薨，詔起爲哀冊文，辭情婉麗。

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卽爲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武宗卽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

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尙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其年秋，出爲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辭，帝謂之曰：「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內外，朕有闕政，飛表以聞。」宴賜頗厚。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

元年，卒于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諡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膀子對，故名曰寫宣。子龜嗣。

龜字大年，性簡澹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爲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閒，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情曰：「臣才疏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尙書郎。

大中末，出爲宜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璵貳宜歙，及璵鎮河中，又奏爲副使。入爲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後防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

觀察使。先是，龜兒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爲賊所害，贈工部尚書。子蕘。

蕘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涓鎮江陵，皆辟爲從事。蕭遘作相，奏授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右補闕，中丞盧涯奏爲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員外郎，卒。子權，中興仕至兵部尚書。

式以門蔭，累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亦巧宦。大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爲中丞歸融所劾，出爲江陵少尹。大中後，踐更省署。咸通初，爲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州叛，來攻會稽，式討平之。式有威略。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爲徐州節度使。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後累歷方任，卒。

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兩辟使府。大中初，入爲監察御史。咸通初，由駕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稱得人。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宗卽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爲汴州刺史、宣武軍

節度使。

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爲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內官田令孜素聞鐸名，乃復召鐸，拜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期年之間，武備嚴整。

時兗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家世將才，奏用爲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黃巢在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係無將略，微有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爲棧，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係甲兵五萬，皆爲賊所殺，投屍於江。鐸聞係敗，令部將董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太子太師。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爲都統。

其年秋，賊焚剽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盧攜得罪，天子用鄭畋爲兵馬都統。明年，畋病歸行在，朝議復以鐸爲侍中、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充諸道行營都統，率禁

軍、山南、東蜀之師三萬，營於盤屋東，進屯靈感寺。

明年春，兗、鄆、徐、許、鄭、滑、邢、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時賊已僭名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瑋、尚讓爲宰相，傳僞命。天下藩帥，多持兩端。既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令，東西不過岐、華，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於國門，羣賊由是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溫降，收同州。十一月，賊華州戍卒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陀軍至，收華州。四月，敗賊於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鐸加中書令，以收城諸將，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國命危若綴旒，天子播越蠻陬，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奮發，鐸之忠義，則土運之隆替，未可知也。

自巢、讓之亂，關東方鎮牙將，皆逐主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朱瑄據鄆州，朱瑾據兗州，王敬武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榮據河中，諸葛爽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己。既逐賊出關，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東，與蔡帥秦宗權合縱。時溥舉兵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內官楊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

初，鐸出軍，兼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鐸都統之權，令仗節歸藩。鐸以朱全忠於己有恩，倚爲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既而全忠軍旅稍集，其意漸倨。鐸知不可依

表求還朝。

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鐸爲滄景節度使。時楊全旼在滄州，聞鐸之來，訴於魏州樂彥貞。鐸受命赴鎮，至魏州旬日，彥貞迎謁，宴勞甚至。鐸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肩輿，妓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彥貞子從訓，兇戾無行，竊所慕之，令甘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漳南之高雞泊。及鐸行李至，皆爲所掠，鐸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啓四年十二月也〔三〕。

鐸弟鐸，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祕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尙書主客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孜孜以匡諫爲己任。

憲宗卽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旣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剗剗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

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矣。」憲宗嘉之。

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爲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爲其文。絳上言曰：

陛下布惟新之政，剷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罽、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閭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既在安國寺，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

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

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眞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賜之。

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爲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眞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承璀爲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

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

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蒞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尙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毗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

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蹟，鑒于化源，實天下幸甚。

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爲慮也！」

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皆絳之謀也。

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卽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

寧知此過？」

八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未幾，入爲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爲節制，皇甫鎛惡絳，祇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鎛得罪，絳復爲兵部尚書。

穆宗卽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爲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兗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復爲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

寶曆初，入爲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倍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

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爲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璠不爲之避，絳奏論事體，敕命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

李逢吉佑璠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文宗卽位，徵爲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己，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爲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

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參廟算，出總師干。方當寵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瘁興歎，摺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義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殲良之慟，聞訃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

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攄沉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石。子璋、頊。

璋，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爲從事。大中末，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出刺兩郡，終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祖珪，爲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祿山亂，其父歿於賊，於陵始六歲。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舉進士，釋褐爲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爲鄂岳、江西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

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滉歿，貞元八年，始入朝，爲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部三員外，判南曹。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如式，於陵駁之，大協物論。

遷右司郎中，復轉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將辭赴郡，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爲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爲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爲秘書少監。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流聞，入拜戶部侍郎，復改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由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再遷戶部侍郎。

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出爲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已，遂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賴宰相裴垪爲於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爲吏部侍郎。遂振終自得罪。

於陵爲吏部，凡四周歲，監察姦吏，調補平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尙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顥、屯田員外張仲素、太學博士陸亘等爲之。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內公事。考官祇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祇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已置顥等，祇令考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考。於陵又以甲曆生深朽斷，吏緣爲姦，奏換大曆七年至貞元二十年甲庫曆，令本司郎官監換。

九年，妖人楊叔高自廣州來于於陵，請爲己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爲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爲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爲桂陽郡守，量移原王傳。復遷戶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地爲三鎮，朝廷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還奏合旨。

穆宗卽位，遷戶部尙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高，拜章辭位。寶曆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

於陵器度弘雅，進止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大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諡貞孝。子四人：景復、

嗣復、紹復、師復。

嗣復自有傳。景復位終同州刺史。紹復進士擢第，弘辭登科，位終中書舍人。師復位終大理卿。

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嗣復子授、技、拭、搗，紹復子擢、拯、據、揆，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拯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揆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二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短齡，美鍾於鐸，而能驥首矯翼，凌厲亨衢，仗鉞秉衡，扶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殂，悲哉！李趙公頡頏禁林，訐謨相府，嘉言啓沃，不以身爲。糜軀將壇，沒有餘裕。楊僕射避婦翁之當軸，疏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吉，行己始卒，人以爲難。美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干將雖折，不改其剛。楊君之德，韶、夏洋洋。

校勘記

〔二〕山南西道 各本原作「山南東道」，新書卷一六七王播傳作「山南西道」，按王起爲興元尹，當在山南西道，新書是，據改。

〔三〕義成軍 「成」字各本原作「武」，據新書卷一八五王鐸傳改。

〔三〕光啓四年 通鑑卷二五六作「中和四年」。

〔四〕王璠 各本原作「王播」。按此處史文所述，係王璠事，今據本書卷一六九王璠傳改。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舊〕江西 各本原作「江南」，據冊府卷八〇八改。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章夏卿

王正雅

族孫凝

柳公綽

子仲郢

孫璧玼

弟公權

伯父子華

子華子公度

崔玄亮

溫造

子璋

郭承嘏

殷侑

孫盈孫

徐晦

章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爲常州刺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爲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爲軍人立爲留後，因授旄鉞。徵夏卿爲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遷太子少保。卒時年六十四，贈左

僕射。

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撫孤侄，恩踰己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佐，皆一時名士。爲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王正雅字光謙，其先太原人^(二)。東都留守翊之子。伯父翊，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於當代，卒諡曰忠惠。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聞。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三遷爲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爲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爲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尋加知臺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中入爲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

入爲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崔瑄上疏^(三)，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

散騎常侍。

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年十五，兩經擢第。嘗著京城六崗銘，爲文士所稱。再登進士甲科。崔瑒領鹽鐵，辟爲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崔龜從奏爲鄂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宰相崔鉉出鎮揚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起居郎，歷禮部、兵部、考功三員外，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奏知臺雜，換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爲同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數水別墅。踰年，以禮部侍郎徵。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行，爲其所怒，出爲商州刺史。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祕書監。出爲河南尹、檢校禮部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凝咸通中兩佐宣城使幕，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

踰歲，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師據采石以援之。儔犯令，凝卽斬之以徇，命別將烏穎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

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行，凝卽閱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凶勢不可當，願尙書歸款退之，懼覆尙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旣而賊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墜於正寢。八月卒于郡，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弟子鑣爲嗣。鑣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參軍。父子溫，丹州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

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飢，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不尙浮靡。慈隰觀察使姚齊梧奏爲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刺史，入爲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

句。

曰：

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太醫箴一篇，其辭曰：

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清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爲累。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

憲宗深嘉之。翌日，降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踰月，拜御史中丞。

公綽素與裴垪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垪。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

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卽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潁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者，豈非爲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卽署聽爲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權制變，甚爲當時所稱。鄂軍旣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

十一年，入爲給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復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卽供。驛馬旣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爲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爲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

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僚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臥令子弟傳言耶？」弘懼，挾扶而出，人皆聳然。

三年，改尙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尙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判之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圉人，命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才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鄧

縣人鄭懷政病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

敬宗卽位，加檢校左僕射。寶曆元年，入爲刑部尙書。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要地，承前不受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疏論之，因詔諸鎮皆稟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爲刑部尙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

大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迎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關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涇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効。

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尙書，徵還京師。四月卒，贈太子太保，諡曰成。

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宮早卒，一女孤，配張毅夫，資遺甚於己子。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

父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盧簡辭、崔瑗、夏侯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爲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子仲郢，弟公權、公諒。

仲郢字諱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牛僧孺鎮江夏，辟爲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爲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柏，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別降敕處分。」乃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決，不用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

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之。武宗有詔減冗官，吏部條疏，欲牒天下州府取額外官員，仲郢曰：「諸州每冬申闕，何煩牒耶？」倖門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爲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吳湘獄，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望仙臺，仲郢果疏切諫，帝召諫之曰：「聊因舊

趾增葺，愧卿忠言。」德裕奏爲京兆尹，謝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門館。」德裕不以爲嫌。時廢浮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爲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模加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後竟爲僧人取之爲像設鐘磬。紇干臬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爲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殺。爲北司所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尙書銓事。

宣宗卽位，德裕罷相，出仲郢爲鄭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觀其境內大理，甚獎之，俄而墀入輔政，遷爲河南尹。莅事踰月，召拜戶部侍郎。居無何，墀罷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祕書監。數月，復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

大中，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內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尙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又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又百直，繫者皆釋，郡人

深感之。因決賊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爲虢州刺史。數月，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授節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

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烏不集。

仲郢嚴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絢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絢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尋與從質正員官。

仲郢以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廩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璧、玘。

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璧，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嘗爲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嘉之。馬植鎮陳

許，辟爲掌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瓚鎮桂管，奏爲觀察判官。軍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爲右補闕。僖宗幸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

玘應兩經舉，釋褐秘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爲度支推官。踰年，拜右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爲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爲副使。入爲刑部員外。湜爲亂將所逐，貶高要尉，玘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尋出廣州節度副使。明年，黃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勳以小舟載玘脫禍。召爲起居郎。賊陷長安，爲刃所傷，出奔行在，歷諫議給事中，位至御史大夫。

玘嘗著書誡其子弟曰：

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懇，爲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

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畏怯爲務，以勤儉爲

法，以交結爲末事，以氣義爲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吝與驕，庶幾減過。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榷楚雖用，不可恣褊狹之胸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

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嚮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茲五不是，甚於瘞疽。瘞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前賢炯戒，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

夫中人已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

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爲君子？

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誠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卽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卽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

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

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

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上謂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旼除授邠寧，物議頗有憾否。」帝曰：「旼是尙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旼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言旼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卽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還旼。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

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卽位，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權厚，及爲珙奏薦，頗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爲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尙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

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

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眞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之。

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筭，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肩鏹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爲嚴武西蜀判官，奏爲成都令。累遷池州刺史，入爲昭應令，知

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金部郎中、修葺華清宮使。元載欲用爲京兆尹，未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爲墓誌。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爲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器、公度。

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位止光祿少卿。

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磁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淡，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出爲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

來年，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獄自內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置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置於法。今至聖

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言訖，俯伏鳴咽。文宗爲之感悟，玄亮由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爲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虢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不歎惜。

始玄亮登第，弟純亮、寅亮相次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最達。玄亮孫貽孫，位至侍郎。

溫造字簡輿，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概，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爲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徙家從之。建封動靜諮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

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隣，屢陷郡邑。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搖，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特達識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

聞。德宗愛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爲諫官，以語泄事寢。

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參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

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爲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卽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卽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麋韃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

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爲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爲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吁，可

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

大和二年十一月，宮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宮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敕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爲周慮，卽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止。量罰自許，事乖乖儀。」溫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

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威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已再三，旣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

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卽祇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辟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劾之。獲僞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寶等六人刑於都市。遷尙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

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

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卽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爲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舁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

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卽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丘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敕旨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以功就加檢校禮部尙書。

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檢校戶部尙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

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卽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九年五月，轉禮部尙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

璋以蔭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爲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

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尙父汾陽王。祖晞，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秀異，乳保之年，卽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張弘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爲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內艱，以孝聞，終喪爲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兵部郎中。大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事中。

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

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鎮之。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算緡帛，

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摺紳之流，無不痛惜。贈吏部尚書。

殷侑，陳郡人。父懌。侑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爲副。侑謹重，有節概，臨事俊辯。既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銜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爲桂管觀察使。

寶曆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爲衛尉

卿。文宗初卽位，滄州 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欲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銳於破賊，宰臣莫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徇招懷，雖附兇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

滄景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大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尙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胥悅，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尙書。侑以郭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內。

六年，入爲刑部尙書，尋復檢校吏部尙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爲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榷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石。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

五餘年，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已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溫造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於人。上不問，以庾承宣代還。

其年，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斂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四匹。大理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祇以中私馬爲重，止令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決杖配流。獄未決，侑奏曰：「法官不習法律，三犯不同，卽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卽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據元武所犯，令當入處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奏，決六十，流賀州。乃授侑刑部尙書。八月，檢校右僕射，復爲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溫造所奏深文故也。

開成元年，復召爲刑部尙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問侑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其年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爲忠武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三年七月，卒于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仕，觀風撫俗，所莅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

稍通權倖，物望減於往時。子羽。

羽大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

盈孫，乾符末爲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爲太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啓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爲賊所焚，車駕至京，告享無所。四月，盈孫謂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三太后三室，因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宮，其緣室法物神主，本司載行，至鄂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宮，合先製造。」宰相鄭延昌奏曰：「太廟大殿二十二間，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益重難，今未審依元料修奉，爲復別有商量。」敕付禮院詳議。

時博士四人，杜用勵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盈孫獻議曰：「太廟制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按舊制，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深之規，階陛等級之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虛，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憑典實，別有參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當時議論，無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內正衙外，別無

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兩頭，成十一室_{〔五〕}，薦饗之。三太后廟，卽於監內西南，別取屋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祔。」敕旨依奏。其神主、法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爲博洽。

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圓丘，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請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齋宮，見中尉、樞密內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內官朝服製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祇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內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司，合具陳奏。」時中貴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其所守，轉祕書少監，卒。

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

忍無言而別？如他日相公爲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其眞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歷殿中侍御史、尙書郎，出爲晉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寶曆元年，出爲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爲工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年，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晦性強直，不隨世態，當官守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沉廢。以禮部尙書致仕。開成三年三月卒，贈兵部尙書。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司空治民，斯爲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讜言，鬱爲佳士。如數君者，實爲令人。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概。搏擊爲優，彌綸則隘。夏卿獎拔，晦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校勘記

〔二〕其先太原人 「人」字各本原作「尹」，廿二史考異卷六〇：「尹當作人，不連下讀。」合鈔卷二一六王正雅傳亦作「人」，據改。

〔三〕崔瑄 各本原作「崔綰」，據冊府卷六一七、本書卷一七七崔_瑄傳改。

〔三〕潁江 各本原作「湘江」，據御覽卷二七七改。

〔四〕出兵迎之 「迎」字各本原作「送」，據冊府卷四二二改。

〔五〕成十一室 「十一」原作「一十」，冊府卷五九三作「建成十一間」，考本傳上文，當以「十一」爲是，據改。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元稹

龐嚴附

白居易

弟行簡

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嚴，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

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爲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爲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遺。

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卽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宫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

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旣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于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彼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二），可不謂信然哉！

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

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于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

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

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卽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僚，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疏賤之。用至母后臨朝，翦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辭，而令醫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也耶？

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帥不

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諒贊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耗聵不知書者爲之師乎？疏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僚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疏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艱難乎？

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宮僚，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爲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

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

憲宗覽之甚悅。

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召對，問方略。爲執政所忌，出爲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濟，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紹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稹並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爲不法事，稹欲追攝，擅令停務。既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稹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襍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稹傷面。執政以稹少年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

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

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有自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

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敘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擿芻蕘，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慚忝無地。」

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粗，罪尤其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庫，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

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

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

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廈，使不復破壞，永爲板築者之誤。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廈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樂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爲無用矣。

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

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稹所爲，嘗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覓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爲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

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傳于方者，故司空頤之子，干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嘗客於燕、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爲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皋等訊詢，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爲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邏稹居第，稹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稹。稹至同州，因表謝上，自敘曰：

臣稹辜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尙忝官榮？臣稹死罪。

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

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爲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

親戚爲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爲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

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陛下祭臣無罪，寵獎踰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任，竟排羣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況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尙加，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

所恨今月三日，尙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

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慚，攀戀聖慈之至。

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稹既放意娛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大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倉卒而卒，稹大爲路歧，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稹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

稹長慶末因編刪其文稿，自敘曰：

劉秩云制不可削（三）。予以爲有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疑，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

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卽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爲裴度、李正辭、韋熏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爲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摧薪盜賦無不爲，仍爲礪密狀不當得醜諡。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

無何，分蒞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栽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歐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百〔四〕；朝廷饋東師，主計者誤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止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喑鳴。會河南尹房式詐譖事發，奏攝之。前所喑鳴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

十年，始爲膳部員外郎。

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鞠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

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于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

其自敘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

稹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己，保薦之。

龐嚴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爲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爲稹、紳保薦，至諫官內職。

四年，昭愍卽位，李紳爲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爲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旣下，敖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爲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謂，以爲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爲庫部郎中。

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蕡，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爲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蕡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強幹

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鎰，歷酸棗、鞏二縣令。鎰生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己宗人洧爲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鎰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邳，今爲下邳人焉。

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

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自離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

十一月，召入翰林爲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

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

沉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廢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慚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

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

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

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爲誠，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

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爲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士元踢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

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

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押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敕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卽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

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悞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

疏入不報。

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爲之收贖，而令師道

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

上又欲加河東王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

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瓘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

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爲京府判司，爲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倚撫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表刺史。

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爲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爲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

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爲遠。嘗與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

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鳬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

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迫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尙如此，況不迫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旣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

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旣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

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誠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卽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蹟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嫖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迨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

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臥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章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

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

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祕書律詩，寶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爲「元白往還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

僕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

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尙病，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

居易自敘如此，文士以爲信然。

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南賓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爲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爲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膩皆同，獨房藥有異（六）。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

道士卞丘元志寫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絕賦之。有「天教拋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寫。

其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時元稹亦徵還爲尙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長慶元年三月，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岵爲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爲排擯，不得用其才。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爲蘇州刺史。文宗卽位，徵拜祕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辨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三年，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

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効報，苟致身於訐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

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爲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

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爲池上篇曰：

東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爲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

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管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穎川陳孝仙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

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

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颯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寬。靈鵲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閒。

又効陶潛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

大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易愈無宦情。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

等，仍自爲墓志，病中吟詠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體癢首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詠興來，亦不能遏，遂爲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

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爲居易集序曰：

樂天始未言，試指「之」「無」字能不悞。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

予始與樂天同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詩。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

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辭，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爲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冊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人以爲積序盡其能事。

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姪孫嗣。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中，盧坦鎮東蜀，辟爲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爲尙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不實，志懼，自刺死。行簡寶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二十卷。行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鱗，位終揚府錄事參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爲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聽，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大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邳。會昌初，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戶部員外郎，還京。

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卽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因言

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卽日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宣宗卽位，加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太清宮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及李德裕再貶嶺南，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五年，罷相，檢校司空，出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都制置等使。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事。十一年二月，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懿宗卽位，徵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三年罷相，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致仕卒。

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尙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由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效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粃懷沙，較麗藻於碧雞，鬪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二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

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摧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爲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校勘記

〔一〕教之至也 「教」字各本原無，據元氏長慶集卷二九補。

〔二〕王紹 各本原作「王沼」，據本書卷一二三王紹傳、新書卷一七四元稹傳改。

〔三〕劉秩 各本原作「劉歆」，據元氏長慶集卷三二、冊府卷七七〇改。

〔四〕授於人以八百 「百」字各本原作「伯」，據元氏長慶集卷三二改。

〔五〕諳識聲韻 「諳」字各本原作「暗」，據白氏長慶集卷二八改。

〔六〕獨房蕊有異 各本原作「房獨蕊有異」，據白氏長慶集卷一八改。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趙宗儒 竇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 子成式 宋申錫 李程

趙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後魏爲征南將軍。父驊，爲秘書少監。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書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驊祕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內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司勳二員外郎。

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各以過黜之。尙書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比皆考中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祕書少監鄭雲達考其同官孫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十人，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十

二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爲右庶子。

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並命，尙念之耶？」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順宗命爲德宗哀冊文，辭頗悽惋。

元和初，檢校禮部尙書，判東都尙書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爲禮部、戶部二尙書，尋檢校吏部尙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爲刑部尙書。八年，轉檢校吏部尙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晉絳慈隰節度觀察等使。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餘貫，坐罰一月俸。十一年七月，入爲兵部尙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尙書銓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尙書。

穆宗卽位，以初釋服，令尙書省官試先朝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曰：「準今月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旣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

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

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

寶曆元年，遷太子太保。昭愍晏駕，爲大明宮留守。大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諮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已下議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冊贈司徒。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八領選部，略於儀矩，切於治生，時論以此少之。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九隴縣令。父彘，廬州刺史。易直舉明經，爲祕書省校書郎，再以判入等，授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仍賜紫。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姦賊事發，易直令曹官韋正晤訊之，得賊三十萬。上意其未盡，詔重鞠，坐

賊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

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齊逐其帥李愿，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州將王國清指以爲賞，激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爲亂者，每獲一人，賞十萬。」衆喜，倒戈擊亂黨，並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

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爲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戶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寶曆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卒，贈司徒，諡曰恭惠。

易直自入仕十年餘，常居散秩，不應請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聞。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卽無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尙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時爲御史中丞，奏駁餘慶所議。及易直爲左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孫。祖顏，父歸期。逢吉登進士第，釋褐授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爲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冊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並爲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都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貢院事，仍委禮部尚書王播署。

逢吉天與姦回，妬賢傷善。時用兵討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爲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罷逢吉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卽位，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爲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招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鞠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

是寢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於上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於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已失河朔，而王智興擅據徐州，李齊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以攘暴亂。及爲逢吉嫁禍，奪其權，四海爲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君荒淫，政出羣小，而度竟逐外藩。

學士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爲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愈性木強，遂至語辭不遜，喧論於朝。逢吉乃罷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紳中謝日，帝留而不遣。

翼城人鄭注以醫藥得幸於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敬宗初卽位，年方童丱，守澄從容奏曰：「陛下得爲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時，杜元穎、李紳堅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者。逢吉尋封涼國公，邑千戶，兼右僕射。

昭愍卽位，左右屢言裴度之賢，曾立大勳，帝甚嘉之。因中使往興元，卽令問訊。寶曆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

「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既不能沮，又令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獎用之，累奏爲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于京師，途窮頗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鞠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彙者，於京師貴遊間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鬱恨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阻之。」昭愈憤怒，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說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于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相結託，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爲『自求』，僕當字足下爲『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許武昭事，以暴揚其迹。再榮既告，李仲言誠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爾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以自免，予不爲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嶠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遺爲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政事。

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爲參佐。大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爲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

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卽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圖形凌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左僕射。文昌家于荊州，偶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埴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文昌，武元衡之子壻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憲宗欲召文昌爲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尙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貫之罷相，李逢吉乃用文昌爲學士，轉祠部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加知制誥。十五年，穆宗卽位，正拜中書舍人，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慶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

元略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禦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寇即退。敬宗即位，徵拜邢部尚書，轉兵部，兼判左丞事。

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移鎮荆南。

文昌於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爲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荊州，別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祭，即以音聲歌舞繼之，如事生者，摺紳非焉。

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

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泊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子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韋貫之罷相，出湖南，辟爲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人。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

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屬。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爲激勸。文宗卽位，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正拜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

初，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姦利，出入禁軍，賣官販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及守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廷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爲宰相，申錫頓首謝之。未幾，拜左丞，踰月，加平章事。申錫素能謹直，寵遇超輩，時情大爲屬望。及到中書，剖斷循常，望實頗不相副。

大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隨、李宗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隨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所奏，得本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隨等相顧愕然。初，守澄於浴堂

以鄭注所構告于文宗，守澄即時於市肆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諍於文宗曰：「謀反者適宋申錫耳，何不召南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爲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差人於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文宗又召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參驗其事。

翌日，開延英，召宰臣及議事官，帝自詢問。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章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不於禁中訊鞫。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卿等且出。」玄亮固言，援引今古，辭理懇切。玄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貶申錫爲右庶子，潭王爲巢縣公，再貶申錫爲開州司馬。

初，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謀，而注與守澄知之，潛爲其備。潭王湊，文宗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文宗不省其詐，乃罷申錫爲庶子。時京城恟恟，衆庶譁言，以爲宰相眞連十宅謀反，百僚震駭。居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閣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令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僚三數人廷辯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

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卽獄未具，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時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投於嶺表，文宗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

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己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

七年七月，卒於開州。詔曰：「申錫雖不能周慎，自抵憲章，聞其亡歿遐荒，良用悲惻。宜許其歸葬鄉里，以示寬恩。」開成元年九月，詔復申錫正議大夫、尙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兼贈兵部尙書。仍以其子慎微爲城固縣尉。

李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鸛伯。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爲監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學士。順宗卽位，爲王叔文所排，罷學士。三遷

爲員外郎。元和中，出爲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十年，入爲兵部郎中，尋知制誥。韓弘爲淮西都統，詔程銜命宣諭。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入爲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戶。敬宗卽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恭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程辯給多智算，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寶曆二年〔五〕，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

六年，就加檢校司空。七月，徵爲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涯、寶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已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已下拜太重。敕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準大和四年十一月六日敕處分。」

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七年六月，檢

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就加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復入爲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司諡曰繆。子廓。

廓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爲觀察使。廓子晝，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寬柔養望，坐致公台，與時沉浮，壽考終吉，可謂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憑內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與李訓同誅，天道福淫明矣。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爲幸。程不持士範，歿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竇優柔，坐享公侯。蝮蛇野葛，逢吉之流。豈無人？主輔謨猷。程、錫弼諧，于道難周。

校勘記

〔一〕昭愍 各本原作「昭肅」，廿二史考異卷六〇：「『昭肅』當作『昭愍』，敬宗諡也。」據改。

〔三〕山南東道 「東」字各本原作「西」。前既云其爲襄州刺史，襄州爲山南東道治所，新書卷一五二 寶易直傳、合鈔卷二一八 寶易直傳正作山南東道。今改。

〔三〕左僕射 「左」字各本原作「右」，據本卷上文及合鈔卷二一八 寶易直傳改。

〔四〕剖斷循常 「剖」字各本原作「割」，據冊府卷六七〇改。

〔五〕寶曆 各本原作「寶應」，據冊府卷三二二改。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韋溫

蕭祐附

獨孤郁

弟朗

錢徽

子可復

高錢

弟銖 鐸

馮宿

弟定 審

封敖

韋溫字弘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學士，以散騎常侍致仕。綬弟貫之，憲宗朝宰相，自有傳。溫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釋褐太常寺奉禮郎。以書判拔萃，調補祕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羣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卽成，綬喜曰：「此無愧也。」調授咸陽尉。入爲監察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一謝卽還。侍省父疾，溫侍醫藥，衣不解帶，垂二十年。父憂，毀瘠踰制。免喪，久之爲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

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由是知名。

大和五年，太廟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王堪，乃詔中使鳩工補葺之。溫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踰月，有司弛墮，曾不加誠。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于罰俸，宗廟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爲聖朝惜此事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得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上乃止內使。

羣臣上尊號，溫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

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外郎。或以溫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鄭注鎮鳳翔，自知不爲所齒，求德門弟子爲參佐，請溫爲副使。或以爲理不可拒，拒則生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

郎。尋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以父職禁廷，憂畏成病，遺誠不令居禁職，懇辭不拜。

俄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莊恪太子。溫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學周文王爲太子，雞鳴時問安西宮。」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王晏平爲靈武，刻削軍士，賊罪發，帝以智興之故，減死，貶官。溫三封詔書，文宗深獎之。莊恪得罪，召百僚諭之，溫曰：「太子年幼，陛下訓之不早，到此非獨太子之過。」遷尙書右丞。

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溫居綱轄，首糾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鹽鐵判官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冤獄，鹽鐵使崔珙奏加酬獎，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上省，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爲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溫不放姚勗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爲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出爲陝虢觀察使。武宗卽位，李德裕用事，召拜吏部侍郎，欲引以爲相。時李漢以家行不謹，貶汾州司馬，溫從容白德裕曰：「李漢不爲相公所知，昨以不孝之罪絀免，乞加按問。」德裕曰：「親情

耶？溫曰：「雖非親昵，久相知耳。」德裕不悅。居無何，出溫爲宣歙觀察使，辟鄭處誨爲觀察判官，德裕愈不悅。池州人訟郡守，溫按之無狀，杖殺之。

明年，瘍生於首，謂愛壻張復魯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齋符來追，及漣，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贈工部尚書，諡曰孝。

溫在朝時，與李珣、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溫以楊、李與德裕交怨，及居位，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慍，二人不能用，故及禍。溫無子，女適薛蒙，善著文，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士族傳寫，行于時。溫剛腸寡合，人多疏簡，唯與常侍蕭祐善。

蕭祐者，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自處士徵拜左拾遺，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前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眞僞，爲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授兵部郎中。出爲虢州刺史，入爲太常少卿，轉諫議大夫。踰月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大和二年八月，卒于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澹貞退，善鼓琴賦詩，書畫盡妙，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人高士，多與之遊。給事中韋溫尤重之，

結爲林泉之友。

獨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善爲文，所著仙掌銘，大爲時流所賞，位終常州刺史。郁，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爲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之。貞元末，爲監察御史。

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遺。太子司議郎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爲左拾遺，又論曰：「補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

四年，轉右補闕，又與同列拜章論中官吐突承璀不宜爲河北招討使，乃改招撫宣慰使。五年，兼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權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辭內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於士族之家選尙公主者。遷郁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預修德宗實錄。七年，以本官復知制誥。八年，轉駕部郎中。其年十月，復召爲翰林學士。九年，以疾辭內職。十一月，改秘書少監，卒。

郁弟朗，嘗居諫官，請罷淮西用兵，不協旨，貶興元戶曹。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十五年，兼充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長慶初，諫議大夫李景儉於史館飲酒，憑醉謁宰相，語辭侵侮，朗坐同飲，出爲漳州刺史。入爲左司員外郎，遷諫議大夫。揚州節度使王播罷兼鹽鐵使，行賂於中人，求復領銅鹽，朗上章論之。

寶曆元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賜金紫之服。侍御史李道樞乘醉謁朗，朗劾之，左授司議郎。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請命于朝。時崔冕、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皆丞相之僚舊也，敕命雖行，朗拒而不納，冕竟改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臺。其年十月，高少逸入閣失儀，朗不彈奏，宰相銜阻崔冕事，左授少逸贊善大夫，朗亦罰俸。朗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敬宗令中使諭之，不允其讓。文宗卽位，改工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出爲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是月赴官，暴卒於路，贈右散騎常侍。

郁子庠，亦登進士第。大中後，官達，亦至侍郎。

錢徽字蔚章，吳郡人。父起，天寶十年登進士第。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

湖，嘗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暉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卽以鬼謠十字爲落句，暉深嘉之，稱爲絕唱。是歲登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大曆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起位終尙書郎。

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遷祠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六年，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司封郎中、賜緋魚袋，內職如故。九年，拜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淮西，詔朝臣議兵，徽上疏言用兵累歲，供饋力殫，宜罷淮西之征，憲宗不悅，罷徽學士之職，守本官。

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稹以徽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

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詔曰：

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寧撫，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予志。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粗通，與及第；裴譔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尋貶徽爲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乃下詔曰：

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

過，眞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告訐及下，光武不以單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事也。

末代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誅，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迹已彰，尙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蒞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

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皆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雕刑。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尙念因而化之，亦冀去其尤者。而宰臣懼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勸誡之詔，遂伸告諭，頗用殷勤。各當自

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

元稹之辭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撻於市，咸睚眦於紳、稹。

徵明年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文宗卽位，徵拜尚書左丞。大和元年十二月，復授華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辭位，授吏部尚書致仕。三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五。子可復、可及，皆登進士第。

可復累官至禮部郎中。大和九年，鄭注出鎮鳳翔，李訓選名家子以爲賓佐，授可復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鳳翔節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訓敗，鄭注誅，可復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高鉞字翹之。祖鄭賓，宋州寧陵令。父去疾，攝監察御史。鉞，元和初進士及第，判入等，補祕書省校書郎。累遷至右補闕，充史館修撰。十四年，上疏請不以內官爲京西北和糴使。十五年，轉起居郎，依前充職。

鉞孤貞無黨，而能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二年，遷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

是夜，銞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銞錦綵七十匹，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充職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又賜錦綵五十匹。寶曆二年三月，罷學士，守本官。大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遷吏部侍郎。銞綜之司，官業振舉。七年，出爲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八年六月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銞少時孤貧，潔己力行，與弟銖、錯皆以檢靜自立，致位崇顯，居家和睦，爲搢紳所重。

銖，元和六年登進士第。穆宗卽位，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員外郎、吏部郎中。大和五年，拜給事中。七年，爲外官監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國子助教李仲言爲侍講，銖率諫官伏閣論曰：「仲言素行纖邪，若聽用，必亂國經。」上令中使宣諭曰：「朕要仲言講書，非有聽用也。」是歲，先旱後水，京師穀價騰踊，彗星爲變，舉選皆停，人情雜然流議，鄭注姦謀，日聞于外。銖等犯難論諍，冀上省悟。既奉宣傳，相顧失色，以其危亡可翹足而待也。明年，訓、注竊權，惡銖不附己，五月，出爲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開成三年，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尋入爲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河南尹。會昌末，爲吏部侍郎。

鍇，元和九年登進士第，升宏辭科，累遷吏部員外。大和三年，準敕試別頭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人。榜出之後，語辭紛競，監察御史姚中立以聞，詔鍇審定，乃升李景、王淑等，人以爲公。六年二月，自司勳郎中轉諫議大夫。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從前文格非佳，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頽俗，然高鍇亦能勵精選士，仰副聖旨。」帝又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誠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鍇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望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鍇選擇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尋轉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爲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使，卒。

錢子湜，鍇子湘，偕登進士第。湜，咸通十二年爲禮部侍郎。湘自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劉瞻親厚，貶高州司馬。乾符初，復爲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

馮宿，東陽人。卅歲隨父子華廬祖墓，有靈芝白兔之祥。宿昆弟二人，皆幼有文學。宿登進士第，徐州節度張建封辟爲掌書記。後建封卒，其子愔爲軍士所立，李師古欲乘喪襲取。時王武俊且觀其釁，愔恐懼，計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師古而說武俊曰：「張公與君爲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歿，幼子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強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之忠勳，捨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自歸，則公於朝廷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絕之德矣。」武俊大悅，卽以表聞。由是朝廷賜愔節鉞，仍贈建封司徒。

宿以嘗從建封，不樂與其子處，乃從浙東觀察使賈全府辟。愔恨其去己，奏貶泉州司戶。徵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諡。宿以爲懷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乃加之美諡。轉虞部、都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從裴度東征，爲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入爲刑部郎中。十五年，權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故事內校考別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並書中上考。

長慶元年，以本官知制誥。二年，轉兵部郎中，依前充職。牛元翼以深州不從王庭湊，詔授襄州節度使。元翼未出深州，爲庭湊所圍。二年，以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往總留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詔命，宿以狀聞。元翼既至，宿歸朝，拜中書舍人，轉太常少卿。敬宗卽位，宿常導引乘輿，出爲華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充考制策官。

大和二年，拜河南尹。時洛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大和四年，入爲工部侍郎。六年，遷刑部侍郎，修格後敕三十卷，遷兵部侍郎。九年，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開成元年十二月卒，廢朝，贈吏部尚書，諡曰懿。有文集四十卷。子圖、陶、韜，三人皆登進士，揚歷清顯。

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于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於布衣間。後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慚，答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頔深以爲恨。權德輿掌貢士，擢居上第，後於潤州佐薛萃幕，得校書郎，尋爲鄂縣尉，充

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號毀得肺病，趨府或不及時，大學士疑其恃才簡怠，乃奪其職，俾爲大理評事。登朝爲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

寶曆二年，出爲郢州刺史。長壽縣尉馬洪告定強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祿粟入己費用，詔監察御史李願行鞠之。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使臣推問，無入己贓私，所告罰錢，又皆公用。然長吏之體，頗涉無儀，刑賞或乖，宴遊不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尋除國子司業、河南少尹。

大和九年八月，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珣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

是歲，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橫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欲於尙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遷衛尉卿。是歲，上章請老，詔

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會昌六年，改工部尚書而卒。

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子袞、顥、軒、巖四人，皆進士登第。咸通中，歷任臺省。宿從弟審、寬。

審父子郁。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入爲監察御史，累遷至兵部郎中。開成三年，遷諫議大夫。四年九月，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入爲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兩字，蓋武后時篆也。審請琢去僞號，復「大唐」字，從之。咸通中，卒於祕書監。審弟寬，子緘，皆進士擢第，知名於時。

封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舊人。祖希爽，父諒，官卑。敖，元和十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大和中，入朝爲右拾遺。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拜中書舍人。

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

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積盜兵，壺關畫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追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

然敖不持士範，人重其才而輕其所爲，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罷相，敖亦罷內職。宣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百戶。四年，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爲淄青節度使，入爲戶部尙書，卒。

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進士及第，咸通後，歷位清顯。

史臣曰：韋公鯁亮，守官犯而得禮。蕭子恬於吏隱，抑亦名賢。蔚章操韻非高，而從容長者。郁、朗襟概，鬱有世風。三高並秀於一時，二馮爭驅於千里，咸以摛英揆藻，華國揚名。潤色之能，封無與讓，壽考垂慶，儒何負哉。

贊曰：伏蒲進諫，染翰爲文。獨孤、韋氏，志在匡君。馮、高諸子，綺繡繽紛。禁垣擅

美，渤海凌雲。

校勘記

〔二〕聖思不勞 「思」字各本原作「恩」，據唐會要卷一八、冊府卷五三三改。

〔三〕吳郡人 廿二史考異卷六〇云：「當作吳興人。」按新書卷二〇三盧綸傳謂錢起吳興人，徽當亦是吳興。

〔三〕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 冊府卷六三六同。唐會要卷八一「已下官」作「已上官」。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李訓 鄭注 王涯 王璠 賈餗 舒元興 郭行餘

羅立言 李孝本

李訓，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始名仲言。進士擢第。形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寶曆中，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計事，愈親厚之。初與茅彙等欲中傷李程，及武昭事發，訓坐長流嶺表，會赦得還。丁母憂，居洛中。

時逢吉爲留守，思復爲宰相，且深怨裴度，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卽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爲然，遣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乘間薦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于文宗。守澄以訓褻粗，難入禁中，帝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帝見其指趣，甚奇之。及訓釋服，在京師。大和八年，

自流人補四門助教，召入內殿，面賜緋魚。其年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伏閣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展，終不聽。

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過，繼爲禍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尙在左右，雖外示優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讎恥，九重深處，難與將相明言。前與侍講宋申錫謀，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橫。因鄭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訓，冀黃門之不疑也。訓既在翰林，解易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再三憤激，以動上心。以其言論縱橫，謂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謀於訓、注。自是二人寵幸，言無不從，而深祕之謀，往往流聞於外。上慮中人猜慮，乃疏易義五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之意者賞之，蓋欲知上以師友寵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詔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

訓既秉權衡，卽謀誅內豎。中官陳弘慶者，自元和末負弑逆之名，忠義之士無不扼腕，時爲襄陽監軍，乃召自漢南，至青泥驛，遣人封杖決殺。王守澄自長慶已來知樞密，典禁軍，作威作福。訓既作相，以守澄爲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罷其禁旅之權，尋賜酖殺之。訓愈承恩顧，每別殿奏對，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黃門禁軍迎拜戢斂。訓本以纖達，門庭趨

附之士，率皆狂怪險異之流，時亦能取正人偉望，以鎮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訓以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

訓雖爲鄭注引用，及祿位俱大，勢不兩立，託以中外應赴之謀，出注爲鳳翔節度使。俟誅內豎，卽兼圖注。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官，須假兵力，乃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邢寧節度使，戶部尙書王璠爲太原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太府卿韓約爲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中丞事，皆訓之親厚者。冀王璠、郭行餘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

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臣已進狀訖。」乃蹈舞再拜，宰相百官相次稱賀。李訓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宮禁。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舁出紫宸門，由含元殿東階升殿，宰相侍臣分立於副階，文武兩班，列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既還，曰：「臣等恐非眞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上曰：「韓約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內臣往視之。

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來受敕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唯璠從兵入，邢寧兵竟不至。中尉、樞密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闔者欲扃鎖之，爲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

流，不能舉首。中官謂之曰：「將軍何及此耶？」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即舉軟輿迎帝，訓殿上呼曰：「金吾衛士上殿來，護乘輿者，人賞百千。」內官決殿後果，舉輿疾趨，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入。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東來，李孝本率臺中從人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時愈急，遷迤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內官郗志榮奮拳擊其胸，訓即僵仆於地。帝入東上閣門，門即闔，內官呼萬歲者數四。須臾，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方中書會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

是日，訓中拳而仆，知事不濟，乃單騎走入終南山，投寺僧宗密。訓與宗密素善，欲剃其髮匿之，從者止之，乃趨鳳翔，欲依鄭注。出山，爲盤屋鎮將宗楚所得，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入軍別受撈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奪取。」乃斬訓，持首而行。訓弟仲景、再從弟戶部員外郎元臯，皆伏法。

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弘志嘉之，奏釋其罪。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爲「水族」。

元和十三年，李愬爲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署爲節度衙推。從愬移鎮徐州，又爲職事，軍政可否，愬與之參決。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然挾邪任數，專作威福，軍府患之。時王守澄監徐軍，深怒注。一日，以軍情患注白于愬，愬曰：「彼雖如此，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不如旨，去未爲晚。」愬卽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與語，機辯縱衡，盡中其意，遂延于內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翌日，守澄謂愬曰：「誠如公言，實奇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門，都無限隔。愬署爲巡官，齒於賓席。

及守澄入知樞密，當長慶、寶曆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伏夜動，交通賂遺，初則讒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達僚權臣，爭湊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檢校庫部郎中，爲昭義節度副使。旣以陰事誣陷宋申錫，守道正人，始側目焉。

大和七年，罷邢寧行軍司馬，入京師，御史李款閣內彈之曰：「鄭注內通敕使，外結朝

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內，諫章十數，文宗不納。尋授注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駭歎。八年九月，注進藥方一卷，令守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彗出東方，長三尺，光耀甚繁。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注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長廊複壁，日聚京師輕薄子弟、方鎮將吏，以招權利。間日入禁軍，與守澄款密，語必移時，或通夕不寐。李訓既附注以進，承間入謁，而輕浮躁進者，盈於注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爲朝夕可致昇平。兩姦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讎，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忌李宗閔、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爲二人之黨。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爲之一空，人人惴慄，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詔慰諭，人情稍安。

訓、注天資狂妄，偷合苟容，至於經略謀猷，無可稱者。初浴堂召對，上訪以富人之術，乃以榷茶爲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又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詩，嘗吟杜甫江頭篇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始知天寶已前，環曲江四岸有樓臺行宮廨署，心切慕

之。既得注言，卽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額以賜之。注言無不從，皆此類也。

九月，檢校尙書左僕射、鳳翔尹、鳳翔節度使。蓋與李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十一月，注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至扶風，聞訓敗，乃還。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迎而勞之，召至監軍府議事。注倚兵衛卽赴之，仲清已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發，斬注，傳首京師，部下潰散。注家屬屠滅，靡有孑遺。初未獲注，京師憂恐。至是，人人相慶。

注兩目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始李愬自云得効，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由是中官視注皆憐之，卒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患，復致衣冠塗地，豈一時之沴氣歟？既籍沒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他貨稱是。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晃。涯，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釋褐藍田尉。二十年十一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皆充內職。元和三年，爲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五年，入爲吏部員外。七年，改兵部員外。

郎、知制誥。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男，學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罷相，守兵部侍郎，尋遷吏部。

穆宗卽位，以檢校禮部尙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其年十一月，吐蕃南北犄角入寇，西北邊騷動，詔兩川兵拒之。時蕃軍逼雅州，涯上疏曰：「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徑抵棲雞城，皆吐蕃險要之地。」又曰：「臣伏見方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致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廷，期於爲國討除，使戎人芟剪。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懷懷愚心，願陳萬一。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知之也，祇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露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大戎悖亂，負恩，爲邊鄙患者數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兵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陷之，所以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則匈奴之銳，可得出矣。一戰之後，西戎之力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謀。

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未聞克捷。涯在鎮上書論用兵曰：

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享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疊及賓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橫戈荷戟，問罪賊廷。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

但以常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況廷湊關茸，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讎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

臣又聞用兵若鬪，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迫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冒陳聞，不勝戰越。

洎涯疏至，盧士攻已爲賊劫，陷瀛、莫州，凶勢不可遏。俄而二凶俱宥之。

三年，入爲御史大夫。敬宗卽位，改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遷禮部尚書，充職。寶曆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大和三年正月，入爲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四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鹽鐵轉運使。其年九月，守左僕射，領使。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州，其兗、鄆、淄、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餘萬，自收復，未定稅額，請復係鹽鐵司，依建中元年九月敕例制置，從之。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代國公，食邑二千戶。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榷茶使。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事敗，文宗入內，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筯，吏報有兵自閣門出，逢人卽殺。涯等蒼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爲禁兵所擒，并其家屬奴婢，皆繫於獄。仇士良鞫涯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旣急，撻笞不勝其酷，乃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獄具，左軍兵馬三百人領涯與王璠、羅立言，右軍兵馬三百人領賈餗、舒元興、李孝本，先

赴郊廟，徇兩市，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下。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中書房吏焦寓、焦璿、臺吏李楚等十餘人，吏卒爭取殺之，籍沒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翔，其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盡誅之。自涯已下十一家，資貨悉爲軍卒所分。涯積家財鉅萬計，兩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竟日不盡。涯博學好古，能爲文，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家書數萬卷，侔於秘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卽以官爵致之。厚爲垣，竅而藏之複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

涯之死也，人以爲冤。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懷憂恐。初宦官縱毒，凌藉南司。及從諫奏論，凶焰稍息，人士賴之。

王璠字魯玉。父礎，進士，文辭知名。元和五年，擢進士第，登宏辭科。風儀修飾，操履甚堅，累辟諸侯府。元和中，入朝爲監察御史，再遷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於鎮州。長慶中，累歷員外郎。十四年，以職方郎中知制誥。寶曆元年二月，轉御史中丞。

時李逢吉爲宰相，與璠親厚，故自郎官掌誥，便拜中丞。恃逢吉之勢，稍橫。嘗與左僕射李絳相遇於街，交車而不避，絳上疏論之曰：「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卽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又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倘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僚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敕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愼忞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絳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儀，中書竟無處分，乃罷璠中丞，遷工部侍郎。尋罷絳僕射，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其弄權怙寵如此。

璠二年七月出爲河南尹。大和二年，以本官權知東都選。十月，轉尚書右丞，敕選舉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遷左丞，判太常卿事。六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

八年，李訓得幸，累薦于上。召還，復拜右丞。璠以逢吉故吏，自是傾心於訓，權倖傾

朝。九年五月，遷戶部尙書、判度支。謝日，召對浴堂，錫之錦綵。其年十一月，李訓將誅內官，令璠召募豪俠，乃授太原節度使，託以募爪牙爲名。訓敗之日，璠歸長興里第，是夜爲禁軍所捕，舉家下獄，斬璠於獨柳樹，家無少長皆死。

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李訓舉事之日，遐休於館中禮上，同職駕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爲亂兵所執。定以兄楚爲僕射，軍士釋之，獨執遐休誅之。

初璠在浙西，繕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璠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尙書之吉兆也。尙書祖名崙，崙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尙書，是石有玉也。尙書之子名遐休，休，絕也。此非吉徵。」果赤族。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餗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爲考策官，選文人以爲公。尋以本官知制誥，遷庫部郎中，充職。四年，爲張又新所構，出爲常州刺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二年，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年，榜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七年

五月，轉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九年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紫階，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加集賢殿學士，監修國史。其年十一月，李訓事發，兵交殿廷，禁軍肆掠，餽易服步行出內，潛身人間。翌日，自投神策軍，與王涯等皆族誅。餽雖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纖，脂韋其間，遂至覆族。逢時多僻，死非其罪，世多冤之。

舒元興者，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諸府從事。大和初，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

初，天寶中，玄宗祀九宮壇，次郊壇行事，御署祝板。元興爲監察，監祭事，以爲太重，奏曰：「臣伏見祀九宮貴神祝板九片，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貴神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數其名號，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臣竊以

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雖愚瞽，未知其可。乞下禮官詳議。」從之。尋轉刑部員外郎。

元輿自負奇才，銳於進取，乃進所業文章，乞試効用，宰執謂其躁競。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丁母憂在洛，與元輿性俱詭激，乘險蹈利，相得甚歡。及訓爲文宗寵遇，復召爲尙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九年〔三〕，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政事。而深謀詭算，熒惑主聽，皆生於二凶也。訓竊發之日，兵自內出。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爲追騎所擒，送左軍族誅之。

郭行餘者，亦登進士第。大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御史中丞。九月〔三〕，入爲大理卿。李訓在東都時，與行餘親善，行餘數相餉遺，至是用爲九列。十一月，訓欲竊發，令其募兵，乃授邠寧節度使。訓敗族誅。

羅立言者，父名歡。貞元末，登進士第。寶曆初，檢校主客員外郎，爲鹽鐵河陰院官。二年，坐羅米不實，計贓一萬九千貫，鹽鐵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大和中，爲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以貨厚賂鄭注，李訓亦重之。訓將竊發，須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爲京兆少尹，知府事。訓敗日，族誅。

長安縣令孟瑄貶硤州長史，萬年縣令姚中立朗州長史。以兩縣捕賊官受立言指使故也。初立言集兩縣吏卒，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託疾，旣而詐死，令家人喪服聚哭。姚中立陰知其故，恐以詐聞，不免其累，乃以狀告洪之詐。仇士良拘洪入軍，洪銜中立之告，謂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縣令處分，予何罪也。」故中立坐貶，洪免死。

李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訓，注以求進。舒元興作相，訓用孝本知臺雜，權知中丞事，最預訓謀。竊發之日，孝本從人殺內官十餘人於殿廷。知事不濟，單騎走投鄭注。至咸陽西原，爲追騎所捕，族誅之。坐訓、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爲冤。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后王，率由茲道，而遂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獨勝，蓋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獻皇帝端冕深帷，憤其廝養，欲鏟宮居之弊，載澄刑政之源。當宜禮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俾西被東漸，皆陶於景化；柔祇蒼昊，必降於闕祥（四），自然懷德以寧，無思不服。況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豎刁、易牙，不廢齊桓之霸；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閹寺，得其道也。而昭獻忽君人之大體，惑纖狡之庸儒。雖終日橫經，連篇屬思，但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酖，出鄭注以擅權。祇如盡隕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爲蚤蝨而採溪蓀，翻獲螾蜒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黃門，兵交青瑣。苟無藩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鯀綽有士風，晚爲利喪，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瞰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贊曰：夷、旦興周，斯、高亡秦。禍福非天，治亂由人。訓、注姦僞，血積象魏。非時乏賢，君迷倒置。

校勘記

〔二〕陳弘慶 本書卷一五憲宗紀、新書卷一七九李訓傳作「陳弘志」。

〔三〕九年 合鈔卷二二〇舒元興傳作「九月」。

〔三〕九月 合鈔卷二二〇郭行餘傳作「九年」。

〔四〕必降於闕祥 合鈔卷二二〇闕文作「禎」字。

